

欽定金史

十之十卷  
四九九八

金史卷八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十七

蘇保衡

翟永固

魏子平

孟浩

田穀附

梁肅

移刺慥

移刺子敬

蘇保衡字宗尹雲中天成人父京遼進士爲西京留守  
宗翰兵至西京京出降久之京病篤以保衡屬宗翰京  
死宗翰薦之於朝賜進士出身補太子洗馬調解州軍  
事判官左監軍撒离喝駐軍陝西辟幕府參議軍事累

官同知興中尹天德間繕治中都張浩舉保衡分督工役改大興少尹督諸陵工役再遷工部尚書海陵治兵伐宋與徐文等造舟於通州海陵獵近郊因至通州視工作兵與保衡爲泐東道水軍都統制率舟師泛海徑趨臨安宋兵來襲敗于海中副統制鄭家死之大定二年召赴中都是時山東盜賊嘯聚契丹攻掠臨潢等州郡百姓困弊詔保衡安撫山東前太子少保高思廉安撫臨潢發倉粟以賑之無衣者賜以幣帛或官粟有闕則收糴以給之無妻室者具姓名以聞還除刑部尚書與工部尚書宗永兵部侍郎完顏余里也往河南山東

陝西宣問屯田軍人有曾破大敵及攻城野戰立功者具姓名以聞或以寡敵衆或與敵相當能先登敗敵者正軍及擐甲阿里喜補官一階猛安謀克以功狀上尚書省會隨海陵軍至淮上破敵者亦准上遷賞僕散忠義伐宋保衡行戶部於關中兼糾察許以便宜黜守令不法者十餘人邠守傅慎微忤用事者被讒構下獄且死保衡力救之得免入爲太常卿遷禮部尚書拜參知政事三年宋人請和詔保衡往南京與僕散忠義斟酌事宜行之入奏進右丞四年宋人請和師還保衡朝京師初宮女稱心縱火十六位延燒諸殿上以方用兵國

用不足不復營繕及宋和詔保衡監護役事遣少府監張仲愈取南京宮殿圖本上聞之謂保衡曰追仲愈還民間將謂朕效正隆華侈也六年冬有疾求致仕不許遣敬嗣暉傳詔曰卿以忠直擢居執政齒髮未衰遽以小疾求退善加攝養以俟疾間視事未幾薨年五十五世宗將放鷹近郊聞之乃還爲輟朝賻贈命有司致祭翟永固字仲堅中都良鄉人太祖與宋約攻遼事成以燕歸宋宋人以經義兼策取士永固中第一授開德府儀曹參軍金破宋永固北歸中天會六年詞賦科授懷安丞遷望雲令補樞密院令史辟左副元帥宗翰府掾

永固家貧求外補宗翰愛其能不許以錢三千貫周之  
薦於朝攝左司郎中除定武軍節度副使歷同知清州  
防禦使入爲工部員外郎以母憂去官起復禮部郎中  
遷翰林直學士海陵篡立宋國賀正旦使至廣寧海陵  
使使以廢立事諭宋使遣還之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完顏思恭爲報諭宋使永固爲副且令永固伺察宋人  
動靜使還改禮部侍郎久之分護燕京宮室役事永固  
請寫無逸圖於殿壁不納俄遷太常卿考試貞元元年  
進士出尊祖配天賦題海陵以爲猜度已意召永固問  
曰賦題不稱朕意我祖在位時祭天拜乎對曰拜海陵

曰豈有生則致拜死而同體配食者乎對曰古有之載在典禮海陵曰若桀紂會行亦欲我行之乎於是永固張景仁皆杖二十而進士張汝霖賦第入韻有曰方今將行郊祀海陵詰之曰汝安知我郊祀乎亦杖之三十頃之永固遷禮部尚書賜笏頭毬文金帶改永定軍節度使正隆二年例降二品以上官爵永固階光祿大夫不降以寵異之遷翰林學士承旨與直學士韓汝嘉俱召至內殿問以將親伐宋事永固對曰宋人事本朝無覺隙伐之無名縱使可伐亦無煩親征遣將帥可也由是大忤海陵意永固卽請致仕正隆四年正月丁巳海

陵朝永壽宮四品以上官賜宴永固至殿門外海陵卽  
以致仕宣命授之永固歸臥于家大定二年起拜尚書  
左丞請依舊制廉察官吏革正隆守令之汙從之明年  
表乞致仕詔不許罷爲真定尹賜通犀帶尚書省奏永  
固自執政爲真定尹其繖蓋當用何制度上曰用執政  
制度遂著爲令五年懇乞致仕許之六年薨

魏子平字仲均弘州人登進士第調五臺主簿累除爲  
尚書省令史除大理丞歷左司都事同知中都轉運使  
事太府監正隆三年爲賀宋主生日副使是時海陵謀  
伐宋子平使還入見海陵問江左事且曰蘇州與大名



孰優子平對曰江湖地卑濕夏服蕉葛猶不堪暑安得與大名比也海陵不悅世宗卽位除戶部侍郎大定二年丞相僕散忠義伐宋置元帥府於南京子平掌餽運給金牌一銀牌六糧道給辦進戶部尚書六年復爲賀宋主生日使上曰使宋無再往者卿昔年供河南軍儲有勞用此優卿耳久之拜叅知政事上問子平曰古者稅什一而民足今百一而民不足何也子平對曰什一取其公田之入今無公田而稅其私田爲法不同古有一易再易之田中田一年荒而不種下田二年荒而不種今乃一切與上田均稅之此民所以困也上又問曰

戍卒逋亡物故今按物力高者補之可乎對曰富家子弟驍懦不可用守戍歲時求索無厭家產隨壞若按物力多寡賦之募材勇騎射之士不足則調兵家子弟補之庶幾官收實用人無失職之患上從之海州捕賊八十餘人賊首海州人其兄今爲宋之軍官上聞之謂宰相曰宋之和好恐不能久其宿泗間漢軍以女直軍代之子平日誓書稱沿邊州城除自來合設置射糧軍數并巡尉外更不得屯軍守戍上曰此更代之非增戍也上曰前日令內任官六品以上外任五品以上並舉所知未聞有舉之者豈無其才蓋知而不舉也子平日請

令當舉之官每任須舉一人澤州刺史劉德裕忻州刺史斜哥滄州同知訛里也易州同知訛里刺楚丘縣令劉春哥以贓汙抵罪上欲詔示中外丞相守道以爲不可上以問子平曰卿意何如子平曰臣聞懲一戒百陛下固宜行之上曰然遂降詔焉宋人於襄陽漢江上造舟爲浮梁三南京統軍司聞而奏之上問宰臣曰卿等度之以爲何如子平曰臣聞襄陽薪芻皆於江北取之殆爲此也上曰朕與卿等治天下當治其未然及其有事然後治之則亦晚矣河南統軍使宗敘求入見奏邊事上使修起居注粘割幹特刺就問狀宗敘言得邊報

及宋來歸者言宋國調兵募民運糧餉完城郭造戰船  
浮橋兵馬移屯江北自和議後卽罷制置司今復置矣  
商號海州皆有姦人出沒此不可不備嘗報樞密院彼  
視以爲文移故欲入見言之幹特刺召凡言邊事者詰  
問皆無實狀行至境上問至襄陽浮橋乃樵采之路如  
子平策還奏詔凡妄說邊關兵事者徒二年告人得實  
賞錢五百貫上問宰臣曰祭宗廟用牛牛盡力稼穡有  
功於人殺之何如子平對曰惟天地宗廟用之所以異  
大祀之禮也十一年罷爲南京留守未幾致仕十五年  
起爲平陽尹復致仕二十六年薨于家

孟浩字浩然灤州人遼末年登進士第天會三年爲樞密院令史除平州觀察判官天眷初選入元帥府備任使承制除歸德少尹充行臺吏禮部郎中入爲戶部員外郎郎中韓企先爲相拔擢一時賢能皆置機要浩與田穀皆在尚書省穀爲吏部侍郎浩爲左司員外郎旣典選善銓量人物分別賢否所引用皆君子而蔡松年曹望之許霖皆小人求與穀相結穀薄其爲人拒之松年蔡靖子靖將兵不能守燕山終敗宋國穀頗以此譏斥松年松年初事宗弼於行臺省以微巧得宗弼意宗弼當國引爲刑部員外郎望之爲尚書省都事霖爲省

令史皆怨毅等時時毀短之於宗弼凡與毅善者皆指以爲朋黨韓企先疾病宗弼往問之是日毅在企先所聞宗弼至知其惡已乃自屏以避宗弼曰丞相年老且疾病誰可繼承相者企先舉毅而宗弼先入松年譖言謂企先曰此輩可誅毅聞流汗浹背企先薨毅出爲橫海軍節度使選人龔夷鑒除名值赦赴吏部銓得預覃恩毅已除橫海部吏以夷鑒白毅毅乃倒用月日署之許霖在省典覃恩行臺省工部員外郎張子周素與毅有怨以事至京師微知夷鑒覃恩事嗾許霖發之詆以專擅朝政詔獄鞫之擬毅與奚毅邢具瞻王植高鳳庭

王劬趙益興龔夷鑿死其妻子及所往來孟浩等三十  
四人皆徙海上仍不以赦原天下寃之世宗在熙宗時  
知田穀黨事皆松年等構成之而浩等三十二人遇天  
德赦令還鄉里多物故惟浩與穀兄穀王補馮煦王中  
安在大定二年召見復官爵浩爲侍御史穀爲大理丞  
補爲工部員外郎煦爲兵部主事中安知火山軍事而  
浩尋復爲右司員外郎浩篤實遇事輒言無所隱上嘉  
其忠每對大臣稱之有疾求外補除祁州刺史致仕歸  
七年起爲御史中丞而浩已年老世宗以不次用之再  
閱月拜叅知政事故事無自中丞拜執政者浩辭曰不

次之恩非臣所敢當上曰卿自刺史致仕除中丞國家用人豈拘階次卿公正忠勤雖年高猶可宣力數年朕思之久矣浩頓首謝世宗勅有司東宮涼樓增建殿位浩諫曰皇太子義兼臣子若所居與至尊宮室相侔恐制度未宜固宜示以儉德上曰善遂罷其役因謂太子曰朕思漢文純儉心常慕之汝亦可以爲則也未幾皇太子生日上宴羣臣于東宮以大玉杓黃金五百兩賜丞相志寧顧謂羣臣曰卿等能立功朕亦褒賞如此又曰叅政孟浩公正敢言自中丞爲執政卿等能如是朕亦不次用之世宗嘗曰女直本尚純朴今之風俗日薄



全史卷八十九 齊傳  
一日朕甚憫焉浩對曰臣四十年前在會寧當時風俗與今日不同誠如聖訓上曰卿舊人固知之上謂宰臣曰宋前廢帝呼其叔湘東王爲豬王食之以牢納之泥中以爲戲笑書于史策所以勸善而懲惡也海陵以近習掌記注記注不明當時行事實錄不載衆人共知之者求訪書之浩對曰良史直筆君舉必書帝王不自觀史記注之臣乃得盡其直筆浩復奏曰歷古以來不明賞罰而能治者未之聞也國家賞善罰惡蓋亦多矣而天下莫能知乞自今凡賞功罰罪皆具事狀頒告之使君子知勸以遷善小人知懼以自警從之進尚書右丞

兼太子少傅罷爲真定尹上曰卿年雖老精神不衰善治軍民毋遽言退以通犀帶賜之十三年薨田穀自大理丞累官同知中京留守終于利涉軍節度使二十九年章宗詔尚書省曰故吏部侍郎田穀等皆中正之士小人以朋黨陷之由是得罪世宗用孟浩爲右丞當時在者俱已用之亡者未加追復其議以聞張汝霖奏曰穀專權樹黨先朝已正罪名莫不稱當今追贈官爵恐無懲勸汝霖先朝大臣嘗與顧命上初卽位不肯輒逆其意謂之曰卿旣以爲不可姑置之蓋張浩與蔡松年友善故汝霖猶擠之也汝霖死後章宗復詔尚書省曰

蓋自田穀黨事之後有官者以爲戒惟務苟且習以成風先帝知穀等無罪錄用生存之人有擢至宰執者其次有爲節度防禦刺史者其死者猶未追復子孫猶在編戶朕甚憫焉惟旌賢顯善無間存沒宜推先帝所以褒錄忠直之意並加恩卹以勵風俗據田穀一起人除已敘用外但未經任用身死並與復舊官爵其子孫當時已有官職以父祖坐黨因而削除者亦與追復應合追復爵位人等子孫不及廕敘者亦皆量與恩例

梁肅字孟容奉聖州人自幼勤學夏夜讀書往往達旦母葛氏常滅燭止之天眷二年擢進士第調平遙縣主

簿遷望都絳縣令以廉入爲尚書省令史除定海軍節  
度副使改中都警巡使遷山東西路轉運副使營治汴  
宮肅分護役事攝大名少尹正隆末境內盜起驅百姓  
平人陷賊中不能自辨者數千人皆繫大名獄肅到官  
考驗得其情讞出者十八九大定二年宛平趙植上書  
曰頃者正隆任用闡寺少府少監兼上林署令胡守忠  
因緣巧倖規取民利前薊州刺史完顏守道前中都警  
巡使梁肅勤恪清廉願加進擢於是守忠落少監守道  
自濱州刺史召爲諫議大夫肅中都轉運副使改大興  
少尹肅上疏言方今用度不足非但邊兵耗費而已吏

部以常調除漕司僚佐皆年老資高者爲之類不稱職  
臣謂凡軍功進士諸科門蔭人知錢穀利害能使國用  
饒足而不傷民者許上書自言就擇其可用授以職事  
每五年委吏部通校有無水旱屯兵視其增耗而黜陟  
之自漢武帝用桑弘羊始立權酤法民間粟麥歲爲酒  
所耗者十常二三宜禁天下酒麴自京師及州郡官務  
仍舊不得酤販出城其縣鎮鄉村權行停止不報三年  
坐捕蝗不如期貶川州刺史削官一階解職上御便殿  
召左諫議大夫奚顓翰林待制劉仲誨秘書少監移刺  
子敬訪問古今事少間顓從容請曰梁肅材可惜解職

太重上曰卿言是也乃除河北東路轉運副使是時窩  
斡亂後兵食不足詔肅措置沿邊兵食移牒肇州北京  
廣寧鹽場許民以米易鹽兵民皆得其利四年通檢東  
平大名兩路戶籍物力稱其平允他使者所至皆以苛  
刻增益爲功百姓訴苦之朝廷勅諸路以東平大名通  
檢爲準於是始定七年父憂去官起復都水監河決李  
固詔肅視之還奏決河水六分舊河水四分今障塞決  
河復故道爲一再決而南則南京憂再決而北則山東  
河北皆可憂不若止於李固南築隄使兩河分流以殺  
水勢便上從之改大理卿尚輦局本把石抹阿里哥與

釘校匠陳外兒共盜宮中造車銀釘葉肅以阿里哥監臨當首坐他寺官以陳外兒爲首抵死上曰罪疑惟輕各免死徒五年除名於時東京久不治上自擇肅爲同知東京留守事遷中都都轉運使轉吏部尚書上疏論臺諫其大旨謂臺官自大夫至監察諫官自大夫至拾遺陛下宜親擇不可委之宰相恐樹私恩塞言路也上嘉納之復請奴婢不得服羅上曰近已禁奴婢服明金矣可漸行之肅舉同安主簿高旭除平陽酒使肅奏曰明君用人必器使之旭儒士優於治民若使坐列肆權酒酤非所能也臣愚以爲諸道鹽鐵使依舊文武叅注

其酒稅使副以右選三差俱最者爲之上曰善改刑部尚書宋主屢請免立受國書之儀世宗不從及大興尹璋爲十四年正旦使宋主使人就館奪其書而重賂之璋還杖一百五十除名以肅爲宋國詳問使其書略曰盟書所載止於帝加皇字免奉表稱臣稱名再拜量減歲幣使用舊儀親接國書茲禮一定於今十年今知歲元國信使到彼不依禮例引見輒令迫取於館姪國禮體當如是耶往問其詳宜以誠報肅至宋宋主一一如約立接國書肅還附書謝其略曰姪宋皇帝謹再拜致書于叔大金應天興祚欽文廣武仁德聖孝皇帝闕下



惟十載遵盟之久無一毫成約之違獨顧禮文宜存折衷矧辱函封之貺尚循躬受之儀既俯迫于輿情嘗屢伸于誠請因歲元之來使遂商權以從權敢勞將命之還先布鄙悰之懇自餘專使肅控請祈肅還至泗州先遣都管趙王府長史馳滿蒲馬入奏世宗大喜欲以肅爲執政左丞相良弼曰梁肅可相但使宋還卽爲之宋人自此輕我矣上乃止久之爲濟南尹上疏曰刑罰世輕世重自漢文除肉刑罪至徒者帶鐐居役歲滿釋之家無兼丁者加杖准徒今取遼季之法徒一年者杖一百是一罪二刑也刑罰之重於斯爲甚今太平日久當

用中典有司猶用重法臣實痛之自今徒罪之人止居  
作更不決杖不報未幾致仕起復彰德軍節度使召拜  
叅知政事上謂侍臣曰梁肅以治人異等遂至大任廉  
吏亦可以勸矣肅奏漢之羽林皆通孝經今之親軍卽  
漢之羽林也臣乞每百戶賜孝經一部使之教讀庶知  
臣子之道其出職也可知政事上曰善人之行莫大於  
孝亦由教而後能詔與護衛俱賜焉復上奏曰方今斗  
米三百人已困餓以錢難得故也計天下歲入二千萬  
貫以上一歲之用餘千萬院務坊場及百姓合納錢者  
通減數百萬院務坊場可折納穀帛折支官兵俸給使

錢布散民間稍稍易得上曰縣欠院務許折納可也肅  
上疏論生財舒用八事一曰罷隨司通事二曰罷酒稅  
司杓欄人三曰天水郡王本族已無在者其餘皆遠族  
可罷養濟四曰裁減隨司契丹吏員五曰罷榷醋以利  
與民六曰量減鹽價使私鹽不行民不犯法七曰隨路  
酒稅許折納諸物八曰今歲大稔乞廣糴粟麥使錢貨  
流出上曰趙氏養濟一事乃國家美政不可罷其七事  
宰相詳議以聞上又曰朕在位二十餘年鑒海陵之失  
屢有改作亦不免有繆戾者卿等悉心奏之肅論正員  
官被差權攝官有公罪及正員還任皆准去官勿論往

往其人苟且不事其事乞于縣令中留十人備差無差  
正員官上曰自今權攝有公罪正員雖還而本職未替  
者勿以去官論之肅曰誠如聖旨肅與宰相奏事旣罷  
肅跪而言曰四時畋獵雖古禮聖人亦以爲戒陛下春  
秋高屬時嚴寒馳騁於山林之間法宮燕處亦足怡神  
願爲宗社自重天下之福也上曰朕諸子方壯使之習  
武故時一往爾同知震武軍節度使鄧秉鈞陳言四事  
其一言外多闕官及循資擬注不得人上以問宰相張  
汝弼曰循資格行已久仍舊便肅曰不然如亡遼固不  
足道其用人之法有仕及四十年無敗事卽與節度使

豈必循資哉上曰仕四十年已衰老察其政蹟善者升之後政再察之善又升之如此可以得人亦無曠事肅曰誠如聖訓肅論盜賊不息請無禁兵器上曰所在有兵器其利害如何肅曰他路則已中都一路上農夫聽置之似乎無害上曰朕將思之凡使宋者宋人致禮物大使金二百兩銀二千兩副使半之幣帛雜物稱是及推排物力肅自以身爲執政昔嘗使宋所得禮物多當爲庶民率先乃自增物力六十餘貫論者多之二十三年肅請老上謂宰臣曰梁肅知無不言正人也卿等知而不言朕實鄙之雖然肅老矣宜從其請遂再致仕詔

以其子汝翼爲閣門祗候二十八年薨謚正憲

移刺慥本名移敵列契丹虞呂部人通契丹漢字尚書省辟契丹令史攝知除擢右司都事正隆南伐兼領契丹漢字兩司都事大定二年除真定少尹入爲侍御史母憂去官起復右司員外郎累官陳州防禦使左丞相紇石烈良弼致仕上問誰可代卿者對曰陳州防禦使移刺慥清幹忠正臣不及也遂召爲太府監改刑部侍郎十九年以按出虎等八猛安自河南徙置大名東平之境還爲大理卿被詔典領更定制條初皇統間參酌隋唐遼宋律令以爲皇統制條海陵虐法率意更改或

同罪異罰或輕重不倫或共條重出或虛文贅意吏不知適從夤緣舞法慥取皇統舊制及海陵續降通類校定通其窒礙略其繁碎有例該而條不載者用例補之特闕者用律增之凡制律不該及疑不能參決者取旨畫定凡特旨處分及權宜條例內有可常行者收爲永格其餘未可削去者別爲一部大凡一千一百九十餘爲十二卷書奏詔頒行之賜銀幣有差項之摘徙山東猛安八謀克于河北東路置之酬幹青狗兒兩猛安舊居之地詔無牛耕者買牛給之攝御史大夫數月改御史中丞兼同修國史遷刑部尚書改吏部尚書尋改大

與尹駕幸上京顯宗守國使人諭之曰自大駕東巡京尹所治甚善我將有春水之行當益勤乃事還以所獲鵝鴨賜之有疾在告遣官醫診視復爲刑部尚書上還自上京以爲西京留守改臨洮尹卒

移刺子敬字同文本名屋骨朶魯遼五院人曾祖霸哥同平章事父拔魯準備任使官都統杲克中京遼主西走留拔魯督輜重已而輜重被掠拔魯乃自髡逃于山林子敬讀書好學皇統間特進移刺因修遼史辟爲掾屬遼史成除同知遼州事舊本廳自有占地歲入數百貫州官歲取其課地主以爲例未嘗請辯子敬曰已有



公田何爲更取民田竟不取秩滿郡人請留于行臺省  
不許天德三年入爲翰林修撰遷禮部郎中正隆元年  
諸將巡邊詔子敬監戰軍師以戰獲分將士亦以遺子  
敬子敬不受及還入見海陵謂之曰汝家貧而不苟得  
不受俘獲朕甚嘉之凡同行官僚所取者皆沒入于官  
其後詔子敬宴賜諸部諭之曰凡受進例遣宰臣以汝  
前能稱職故特命汝使還遷翰林待制大定二年以待  
制同修國史是時窩斡餘黨散居諸猛安謀克中詔子  
敬往撫之仍宣諭猛安謀克及州縣漢人無以前時用  
兵相殺傷挾怨輒害契丹人使還改秘書少監兼修起

居注修史如故詔曰以汝博通古今故以命汝常召入  
講論古今及時政利害或至夜半子敬有良馬平章政  
事完顏元宜索之子敬以元宜爲相也不與至是元宜  
乞致仕罷爲東京子敬乃以此馬驢行識者韙之是時  
僕散忠義伐宋宋請和而書式疆界未定子敬與秘書  
少監石抹頤修起居注張汝弼侍便殿上曰宋主求成  
反覆無信喜爲夸大子敬對曰宋人自來浮辭相欺來  
書言海陵敗于采石大軍北歸按兵不襲俾全師而還  
海陵未嘗敗于采石其譎詐多此類也回書宜言往者  
大軍若令渡江宋國境土必爲我有上曰彼以詭詐我

以誠實但當以理折之遷右諫議大夫起居注如故上幸西京州縣官入見猛安謀克不得隨班子敬奏軍民一體合令猛安謀克隨入見上嘉納之於是責讓宣徽院及端午朝會詔依子敬奏行之子敬言山後禁獵地太廣有妨百姓耕墾上用其言遂以四外獵地與民遷秘書監諫議起居如故子敬舉同知宣徽院事移刺神獨幹兵部侍郎移刺按荅太子少詹事烏古論三合自代上不許子敬與同簽宣徽院事移刺神獨幹侍上曰亡遼不忘舊俗朕以爲是海陵習學漢人風俗是忘本也若依國家舊風四境可以無虞此長久之計也世宗

將如涼涇子敬與右補闕粘割幹特刺左拾遺楊伯仁  
奏曰車駕至曷里澆西北招討司圍於行宮之內地矣  
乞遷之於界上以屏蔽環衛上曰善詔尚書省曰招討  
斜里虎可徙界上治蕃部事都監撒八仍於燕子城治  
猛安謀克事上與侍臣論古之人君賢否子敬奏曰陛  
下凡與宰相謀議不可不令史官知之上曰卿言是也  
轉簽書樞密院事同修國史出爲河中尹請老河中地  
熱上恐子敬不耐暑改興中尹子敬女自懿州來興中  
省謁遇盜途中剽掠其行李且盡旣而還之謝曰我輩  
初不知爲府尹家也尹有德于民尚忍侵犯邪徙咸平

廣寧尹二十一年致仕卒于家年七十一子敬嘗使宋  
及受諸部進貢所受禮物皆散之親舊及卒家無餘財  
其子質宅以營葬事

贊曰金制尚書令左右丞相平章政事是謂宰相左右  
丞叅知政事是謂執政大抵因唐官而稍異焉因革不  
同無足疑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  
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宰相執政豈異道邪  
蘇保衡翟永固魏子平孟浩梁肅皆當時之賢執政也  
移刺慥子敬有其才適其時而位不及者亦命也夫

金史卷八十九

金史卷九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十八

趙元

移刺道

本名按

高德基

馬諷

完顏兀不喝

劉徽柔

賈少冲

子益

移刺幹里朶

阿勒根彥忠

張九思

高衍

楊邦基

丁曄仁

趙元字善長涿州范陽人遼天慶八年登進士第仕至尚書金部員外郎遼亡郭藥師爲宋守燕以元掌機宜

文字王師取燕藥師降樞密使劉彥宗辟元爲本院令  
史天會間同知薊州事有賊殺人橫道官吏圍視莫知  
所爲路人耕夫聚觀甚衆元指田中釋耒而來者曰此  
賊也叱左右縛之遂伏僚吏問其故元曰偶得於眉睫  
間耳其後朝廷立磨勘格凡嘗仕宣和者皆除名籍元  
在磨勘中齊國廢置行臺省于汴選名士十餘人備官  
屬元在選中授行兵部郎中行臺徙大名再徙祁州及  
宗弼再取河南元皆攝戶部事賦調兵食取辦天眷三  
年爲行臺右司員外郎囚有殺人當死者行臺欲宥之  
元不從反覆數四勢不可奪乃仰天嘆曰如殺人者可

宥死者復何辜何欲徼已福而亂天下法乎行臺竟不能奪改左司員外郎攝吏部事在行臺凡十年吏事明敏宗弼深知之行臺或有事上相府宗弼必問曾經趙元未也其見重如此爲同簽汴京留守事改同知大名尹用廉遷河北西路轉運使歷彰德武勝等軍節度使以老致仕卒于家

移刺道本名按宗室移刺古爲山東東路兵馬都總管辟掌軍府簿書往來元帥府計議邊事右副元帥宗弼愛其才召爲元帥府令史補尚書省令史特除監察御史再遷大理丞兼工部員外郎海陵南伐使督運芻糧



所在盜起道路梗澁間關僅至淮南上謁承問具言四方盜賊狀海陵惡聞其言杖之七十使督戰艦渡江會海陵死軍還大定二年除工部郎中奉詔招撫諸奚是時抹白猛安下謀克徐列等皆欲降制於猛安合住不敢卽降道發兵掩襲合住子婦孫男女甥及謀克留住及蒲輦白撒妻孥是日適窩斡遣白撒發抹白猛安軍白撒聞其家人被獲遂來降改禮部郎中從討窩斡佩金牌與應奉翰林文字訛里也招降叛奚奉使河南勸課農桑密訪吏治得失累遷御史中丞同修國史廉問職官殿最還奏上曰職官貪汙罪廢其餘因循以苟歲

月今廉能卽與升除無以慰百姓愛留之意可就遷秩秩滿升除於是廉能官景州刺史耶律補進一階單州刺史石抹蘄家奴泰寧軍節度副使尹昇卿寧陵縣令監邦彥濬州司候張匡福各進兩階貪汙官同知濬州防禦使事蒲速越真定縣令特謀葛並免死杖一百五十除名同知睢州事烏古孫阿里補杖一百削四階非奉旨不得錄用於是道改同知大興尹事詔曰京師士民輻輳犯法者衆罪狀自實毋爲文所持斷之以公可也朕嘗諭執政矣必不以小苛譴卿勉副朕意遷刑部尚書尚廐局使宗夔副使石抹青狗私用官芻事覺尚

廐局隸點檢司刑部當自問點檢烏林荅天錫屬刑部  
使輕其罪刑部以付大興府鞫治於是道及天錫郎中  
丁曄仁皆坐解職尋起爲大理卿兼簽書樞密院事再  
遷西京留守卒

高德基字元履遼陽渤海人皇統二年登進士第六年  
爲尚書省令史海陵爲相專懷自用人莫敢拂其意德  
基每與之詳辨及篡位命左司郎中賈昌祚諭旨曰卿  
公直果敢今委卿南京行省勾當未行會海陵欲都燕  
京命德基攝燕京行臺省都事改攝右司員外郎除戶  
部員外郎改中都路都轉運副使遷戶部郎中正隆三

年詔左丞相張浩參知政事敬嗣輝營建南京宮室明年德基與御史中丞李籌刑部侍郎蕭中一俱爲營造提點海陵使中使謂德基等曰汝等欲乘傳往邪欲乘已馬往邪銀牌可於南京尚書省取之籌乞先降銀牌復遣中使謂籌曰牌之與否當出朕意爾敢輒言豈以三人中官獨高邪遂杖之二十遣乘已馬往德基中一乘傳往轉同知開封尹大定三年以察廉治狀不善下遷同知北京路都轉運使事是年秋土河泛濫水入京城德基遽命開長樂門疏分使入御溝以殺其勢水不能爲害遷刑部侍郎七年改中都路都轉運使九年轉

刑部尚書有犯罪當死者宰相欲從末減德基曰法無二門失出猶失入也不從及奏上曰刑部議是也因召諸尚書諭之曰自朕卽位以來以政事與宰相爭是非者德基一人而已自今部上省三議不合卽具以聞爲宋主生日使及還宋人禮物外附進臘茶三千勝不親封署德基曰姪獻叔而不署是無名之物也却之十一年改戶部尚書德基上疏乞免軍須房稅等錢減農稅及鹽酒等課未報隨朝官俸粟折錢增高市價與之多出官錢幾四十萬貫上使人諭之曰卿爲尚書取悅宰執近臣濫出官錢卿之官爵一出於朕奈何如此於是

決杖八十戶部郎中王佐員外郎盧彥沖同知中都轉  
運使劉炆副使石抹長壽支度判官韓鎮左警巡使李  
克勤右警巡使李寶判官強銳昌姚宗奭尼龐古達吉  
不皆決杖有差詔自大定十一年八月郊祀赦後尚書  
省御史臺戶部轉運司警巡院多支俸粟折錢皆追還  
之德基降蘭州刺史王佐降大興府推官盧彥沖河北  
西路戶籍判官劉炆東京警巡使石抹長壽東京留守  
推官韓鎮河東南路戶籍判官李克勤通遠縣令李寶  
清水縣令強銳昌姚宗奭尼龐古達吉不皆除司候大  
定十二年德基卒年五十四子錫

馬諷字良弼大興灤陰人國初以燕與宋諷游學汴梁登宣和六年進士第宗翰克汴京諷歸朝復登進士第調蔚州廣靈丞遷雄州歸信合境有河曰八尺口每秋潦漲溢害民田諷視地高下疏決之其患遂息召爲尚書省令史除獻州刺史天德初改寧州民有告謀不軌者株連數十百人諷察其無狀乃究問告者告者具伏其誣衆懼呼感泣再遷南京副留守入爲大理少卿是時高禎爲御史大夫素貴重繩治無所避權貴憚其威嚴乃以諷及張忠輔爲中丞欲有以中傷之者諷忠輔皆文吏巧法不能與禎絲髮相假借禎畏其害已因訴

于海陵海陵以禎太祖舊臣每慰安之諷改大理卿歲  
餘出爲順天軍節度使大定二年復爲大理卿遷刑部  
尚書改忠順軍節度使致仕卒

完顏兀不喝會寧府海姑寨人年十三選充女直字學  
生補上京女直吏再習小字兼通契丹文字充尚書省  
令史天德初除吏部主事鞫問押懶路詐襲謀克事人  
稱其能擢右拾遺海陵謂之曰吾始聞汝名試以吏部  
主事今計其實優於所聞遠矣累遷右司郎中從海陵  
伐宋至淮南聞世宗卽位于遼陽兀不喝入白其事海  
陵沉思良久曰卿等始聞之邪我已知之遣人往矣此



大事勿泄于外大定二年秩滿當代世宗喜其善敷奏特詔再任謂宰臣曰兀不喝爲人公忠後來有如斯人者卿等宜薦舉之其見知如此窩斡已平詔罷契丹猛安謀克其元管戶口及從窩斡作亂來降者皆隸女直猛安謀克遣兀不喝於猛安謀克人戶少處分置未經罷去猛安謀克合承襲者仍許承襲賑贍其貧乏者仍括買契丹馬匹官員年老之馬不在括限頃之世宗以諸契丹未嘗爲亂者與來降者一槩隸女直猛安中非是未嘗從亂可且仍舊平章政事完顏元宜奏已遷契丹所棄地可遷女直人與不從亂契丹雜處上以問右

丞蘇保衡參政石琚皆不能對上責之曰卿等每事先  
熟議然後奏有問卽對豈容不知此保衡琚頓首謝上  
曰分隸契丹以本猛安租稅給贍之所棄地與附近女  
直人及餘戶願居者聽其猛安謀克官選契丹官員不  
預亂者充之改同知大興尹遷橫海軍節度使初到官  
讞囚能得其情人以爲不寃五年卒官

劉徽柔字君美大興安次人天眷三年擢進士第初爲  
真定欒城主簿轉開遠軍節度掌書記遷洪洞令徽柔  
明敏善聽斷縣人楊遠者投牒于縣以爲夜雨屋壞壓  
其姪死號訴哀切徽柔熟視而笑曰汝利姪財而殺之

乃誣兩耶叱付獄其人立伏曰公神明也不敢延死遂  
寘于法秩滿縣人遮戀不得去者彌日爲立生祠刻石  
頌德正隆二年入爲大理評事遷司直大定二年同知  
河東南路轉運使事以廉第一改知平定軍入爲大理  
少卿七年知磁州改同知南京留守事十月遷中都路  
轉運使卒官

賈少冲字若虛通州人勤學日誦數百千言家貧甚嘗  
道中獲遺金訪其主歸之天會中再伐宋調及民兵少  
冲甫冠代其叔行雖行伍間未嘗釋卷中天眷二年進  
士劉筈欲以妹妻之少冲辭不就曰富貴當自致之調

營州軍事判官遷定安令蔚州刺史恃貴不法屬吏畏之每事輒曲從其意少冲守正不阿用廉進官一階再遷吏部主事定武軍節度副使河中府判官海陵寢以失道少冲謂所親曰天下且亂不可仕也秩滿乃不求仕大定二年調御史臺典事累遷刑部郎中往北京決獄奏誅首惡誤牽連其中者皆釋不問全活凡千人以本職攝右司員外郎嘗執奏刑名甚堅既退上謂侍臣曰少冲居下位有守如此除同知河間尹數月入爲秘書少監兼起居注左補闕少冲外柔內剛每從容進諫世宗稱美之十四年爲宋主生日副使宋國方有所請

上以意諭少冲少冲對曰臣有死無辱宋人別致珍異少冲笑謂其人曰行人受賜自有常數寧敢以賂辱君命乎遂不受使還世宗嘉之遷右諫議大夫祕書起居注如故十七年請老除衛州防禦使遷河東南路轉運使召爲太常卿兼祕書少監復請致仕不許改順天軍節度使卒少冲性夷簡不喜言利嘗教諸子曰蔭所以庇身筦庫不可爲也聞者尚之子益

益字損之少頓悟如成人大定十四年父少冲爲祕書少監充宋主生日副使益侍行是時宋人常爭起立接受國書之禮少冲問益曰卽宋人欲變禮持議不決奈

何益曰守死無辱可謂使矣少冲大奇之中大定十九年進士調河津主簿丁父憂去官察廉起復礬山令補尚書省令史丁母憂服闋除定海軍節度副使監察御史治書侍御史轉侍御史知登聞鼓院兼少府少監未幾改禮部郎中兼知登聞鼓院看讀陳言文字遷左司郎中改吏部侍郎兼蔡王傅以病免除鄭州防禦使陝西東路轉運使順天軍節度使大安初召爲吏部尚書有疾改安國軍節度使益調民夫修完城郭爲戰守備按察司止之不聽曰治城守臣事也按察何預旣而兵至以有備解去改橫海定國軍節度使道阻不赴宣宗

初爲吏部尚書益爲侍郎相得歡甚貞祐二年至汴京  
訪益所在召爲太常卿上防秋十三事與戶部尚書李  
革論遷河北軍民不便不報貞祐三年致仕元光九年  
卒

移刺幹里朶一名八斤系出遼五院司通契丹字天會  
三年伐宋隸軍中遇戰輒先登屢獲偵人有司上其功  
補尚書省令史十五年籍發諸部兵於山後將與右丞  
蕭慶會時官軍竄而南者凡數千幹里朶以兵邀擊之  
盡獲其輜重財物悉送有司而去一毫弗取以勞遷修  
武校尉宗弼復河南幹里朶督諸路帥臣進討事定以

勞遷宣武將軍時六部未分乃以爲兵刑二部主事未幾遷右司都事皇統二年授大理正歷同知昭德軍節度使事以廉陞孟州防禦使正隆間轉同知北京留守事會遊古河關子山等猛安契丹謀亂時方發兵討之別遣斡里朶押軍南下至松山縣爲賊黨江哥所執且欲推爲主盟要以契約斡里朶怒曰我受國厚恩豈能從汝反耶寧殺我契約不可得也賊知不可屈乃困辱之使布衣草履逐馬而行且欲害之斡里朶說其監奴因得脫還六年九月改北京路轉運使大定初爲博州防禦使再遷利涉軍節度使先是有農民避賊入保郡



金史卷九十一  
夏傳  
城以錢三十千寄之鄰家賊平索之鄰人諱不與訴于  
縣縣官以無契驗却之乃訴于州幹里朶陽怒械繫之  
捕其鄰人關以三木詰之曰汝鄰乙坐劫殺人指汝同  
盜鄰人大懼始自陳有欺錢之隙乃責歸所隱錢而釋  
之郡人駭服改通遠軍節度使卒

阿勒根彥忠本名窰合山曷速館人也好學通吏事天  
會十四年選充尚書兵部孔目官陞尚書省令史除右  
司都事七年改大理丞爲會寧少尹進同知會寧府事  
入爲尚書吏禮部郎中貞元二年進本部侍郎海陵庶  
人凡有所疑常使彥忠裁決彥忠據法以對間有不合

則召讓之彥忠執奏如前終無阿屈同列咸爲懼彥忠固執不變海陵壯之明年除御史中丞歷尚書戶部侍郎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海陵南伐除南京路都轉運使大定二年改大名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四年入爲刑部尚書詔規措北邊艱食戶口及泰州臨潢接境度宜安置堡戍七駐兵萬三千芻糧之用就經畫之還朝未及入對以疾卒年五十三彥忠性孝友嘗使宋所得金帛盡分兄弟親友贈榮祿大夫命有司致祭并以銀絹賜其家

張九思字全行錦州人皇統初補行臺省女直譯史除

同知易州事三遷亳州防禦使歸德尹劉仲延受宋國歲貢於泗州九思副之往歲受歲貢者每以幣物不精責宋使者宋使者私饋銀幣各直數百千以爲常九思獨不肯受仲延從之自是私饋遂絕自大理評事再遷大理少卿清池令雙申自陳父虔天眷初知永安軍遇叛寇孟邦傑執而脅之不從遂被害乞正班用廕大理寺議虔子止合雜班敘九思曰虔奮不顧身守節以死其子正班用廕以勸忠孝世宗從九思議改工部郎中大興少尹同知中都都轉運使事轉刑部侍郎改工部九思所守清約然急於進取一切以功利爲務率意任

情不恤百姓詔檢括官田凡地名疑似者如皇后店太子莊燕樂城之類不問民田契驗一切籍之復有鄰接官地冒占幸免者世宗聞其如是召還戒之曰如遼時支撥地土及國初元帥府拘刷民間指射租田近歲冒爲己業此類當拘籍之其餘民田一旦奪之則百姓失業朕意豈如此也轉御史中丞九思言屯田猛安人爲盜徵償家貧輒賣所種屯地凡家貧不能徵償者止令事主以其地招佃收其租入估賈與徵償相當卽以其地還之臨洮尹完顏讓亦論屯田貧人徵償賣田乞用九思議詔從之遷工部尚書年高愈自用上謂左丞張

汝弼曰九思耄矣頗執強自用欲令外補何如於是九思男若拙爲尚書省令史冒填詔勅事覺亡命汝弼因奏其事上曰九思豈不知若拙處邪可免其官捕若拙獲日授職九思聞命惶懼因感疾卒

高衍字穆仲遼陽渤海人敏而好學自少有能賦聲同舍生欲試其才使一日賦十題戲之衍執筆怡然未暮十賦皆就彬彬然有可觀年二十六登進士第乞歸養逾二年方調鄆陰丞召爲尚書省令史除右司都事母喪去官起復吏部員外郎攝左司員外郎王彥潛常大榮李慶之皆在吏部選中吏部擬彥潛大榮皆進士第

一次當在慶之上彥潛洛州防禦判官大榮臨海軍節  
度判官慶之潘州觀察判官左司郎中賈昌祚挾私欲  
與慶之洛州詭曰洛雖佳郡防禦幕官在節鎮下乃改  
擬彥潛臨海軍大榮潘州慶之洛州慶之初赴選昌祚  
以慶之爲會試詮讀官而慶之弟慶雲爲尚書省令史  
多與權貴游海陵心惡之嘗謂左右司昌祚必與慶之  
善闕大奉國臣者遼陽人永寧太后族人先爲東京警  
巡院使以贓免去欲因太后求見海陵不許衍與奉國  
臣有鄉里舊擬爲貴德縣令海陵大怒於是昌祚衍吏  
部侍郎馮仲等各杖之有差慶雲決杖一百五十罷去

未幾仲昌祚慶雲皆死衍降爲清水縣主簿兵部員外郎攝吏部主事楊邦基降宜春縣主簿吏部主事宋全降灤陰縣主簿尚書省知除楊伯傑降閬陽縣主簿居二年爲大理司直遷戶部員外郎同知中都都轉運使太常少卿吏部郎中大定初轉左司郎中世宗孜孜求諫羣臣承順旨意無所匡正上曰朕初卽位庶政多未諳悉實賴將相大臣同心輔佐百姓且上書言事或有所補夫聽斷獄訟簿書期會何人不能如唐虞之聖猶曰稽于衆舍己從人正隆專任獨見不謀臣下以取敗亂卿等其體朕意使衍傳詔臺省百司曰凡上書言事

或爲有司沮過許進表以聞遷吏部尚書每季選人至吏部託以檢閱舊籍謂之檢卷有滯留至後季猶不得去者衍三爲吏部知其弊歲餘銓事修理選人便之五年爲賀宋國生日使中道得疾去職大定七年卒

楊邦基字德懋華陰人父絢宋末爲易州州佐宗望伐宋蔡靖以燕山降易州卽日來附絢被殺邦基年十餘歲匿僧舍中得免旣長好學天眷二年登進士第調灤州軍事判官遷太原交城令太原尹徒單恭貪汙不法託名鑄金佛命屬縣輸金邦基獨不與徒單恭怒召至府將以手持鐵拄杖撞邦基面邦基不動乘德廉察官



吏尹與九縣令皆免去邦基以廉爲河東第一召爲禮部主事以兵部員外郎攝吏部差除坐銓注李慶之大興國奴與高衍等皆貶官邦基降坊州宜春簿轉高密令大定初尚書省擬邦基刑部郎中世宗曰縣官卽除郎中如何太師張浩對曰邦基前爲兵部員外郎矣且其人材可用上許之改太府少監知登聞檢院爲祕書少監遷翰林直學士再遷祕書監兼左諫議大夫修起居注中都警巡使張子衍與邦基姻家子衍道中遇皇太子衛仗立馬市門不去繳衛士訶之子衍以鞭鞭衛士訶已者御史臺劾奏子衍邦基見臺官爲子衍求解

及入見顯宗求脫子衍罪詔削子衍官兩階邦基坐削官一階出爲同知西京留守事徙山東東路轉運使永定軍節度使致仕大定二十一年卒邦基能屬文善畫山水人物尤以畫名當世云

丁曄仁字藏用大興府宛平人曾祖奭祖惟壽父筠以吏補州縣所至有治聲其後致仕杜門不出鄉里有鬪訟者不之官而就筠質焉曄仁冲澹寡欲讀書之外無他好遼季避難間關道塗未嘗釋卷皇統二年登進士第調武清縣丞縣經兵革後無學校曄仁召邑中俊秀子弟教之學百姓欣然從之調磁州軍事判官是時

詔使廉察官吏曄仁以廉攝守事遷和川令前令罷奕  
不事事羣小越法干禁無所憚曄仁申明法禁皆屏息  
或走入他縣以避之有董祐者最强悍畏服曄仁以刀  
斷指誓終身不復犯法凡租賦與百姓前爲期率比他  
邑先辦歷北京推官再遷大理司直以憂去官尋起復  
大定三年除定武軍節度副使而節度使同知皆闕曄  
仁爲政無留訟改大理丞吏部員外郎轉戶部郎中於  
是賈少冲爲刑部郎中上謂左丞相紇石烈良弼曰少  
冲爲人柔緩不稱刑部之職其議易之乃以曄仁爲刑  
部郎中坐尚廩局官私用官芻違格付大興府鞫問解

職改祈州刺史祈州爲定武支郡士民聞曄仁之官相  
率歡迎界上相屬不絕改同知西京留守事首興學校  
以明養士之法陝西西路轉運使大定二十一年卒官  
贊曰吏之興其秦之季邪吏有選試其遼金之際邪其  
文從一從史守法不貳之謂邪守法不貳斯真吏矣巧  
者舞文以亂法窒者執一而弗通此皆吏道之自失者  
也高衍高德基張九思之徒皆詭法以自失者矣

金史卷九十

金史卷九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十九

完顏撒改 龐迪 溫迪罕移室懣 神土懣

移刺成 石抹卞 楊仲武 蒲察世傑

本名阿撒

蕭懷忠 移刺按荅 孛朮魯阿魯罕 趙興祥

石抹榮 敬嗣暉

完顏撒改上京納魯渾河人也其先居於兀冷窟河身長多力善用槍王師南征睿宗爲右副元帥置之麾下佩以金牌使督軍事天德元年授本班祇候郎君詳穩

其後從軍泰州路軍帥以撤改爲萬戶領銀朮可等猛安戍北邊數有戰功二年正月海陵庶人遣使夏國諭以卽位事因令伺彼之意旣還稱旨爲尚書兵部郎中改同知會寧尹遷迭刺部族節度使改歐里本羣牧使爲曷懶路都總管海陵伐宋授衛州防禦使爲武震軍都總管世宗卽位遣使召撤改旣至除昌武軍節度使已而爲山東路元帥副都統改安化軍節度使兼副都統如故四年徙鎮安武仍兼副統領山東大名東平三路軍八萬餘渡淮會大軍伐宋進至楚州宋遣使奉歲幣還邳州卒

龐迪字仲由延安人少儻喜讀兵書習騎射學推步  
孤虛之術無所効用應募隸涇原路第三副將破賊有  
功授保義郎嘗從百餘騎經行山谷遇夏人數千衆皆  
駭懼請避迪遂躍馬犯陣敵皆披靡身被重創神色自  
若完軍以還自是知名擢爲正將權發遣涇原路兵馬  
都監齊國建涇原路經畧使張中孚舉迪權知懷德軍  
兼沿邊安撫使夏人合軍五萬薄懷德城迪開門待之  
夏人不敢入因以數千騎分門突出遂破之斬首五百  
級獲軍資羊馬甚衆復破關師古兵擢知涇州未到官  
改知鎮戎軍沿邊安撫使已而權淮南東路馬步軍副



總管總制沂密淮陽兼權知沂州丁父憂去官尋起復  
爲環慶路兵馬都鈐轄權知邠州齊國廢改華州防禦  
使頃之軍變被執入山已而賊衆悔曰公爲政素善豈  
宜劫辱遂縱之還復領州事天眷元年除永興軍路兵  
馬都總管兼知京兆府徙臨洮尹兼熙秦路兵馬都總  
管陝右大饑流亡四集迪開渠溉田流民利其食居民  
藉其力各得其所郡人立碑紀其政績官制行吏部以  
武功大夫博州團練使特授定遠大將軍七年除慶陽  
尹歷三考不易以治最聞詔書褒美西人榮之正隆元  
年遷鳳翔尹屢上章求退不許海陵南伐徵歛煩急官

吏因緣爲姦富者用賄以免貧者破產益困迪悉召民使共議增減不加威督而役力均人情大悅五年徙汾陽軍節度使大定初復爲臨洮尹遷南京路都轉運使以省事惜費安靜爲政河南稱之徙絳陽軍節度使卒官年七十迪性純孝父疾醫藥弗効迪仰天泣禱刲股作羹由是獲安昆弟析家財迪盡以與之一無所取官爵之廢率先諸姪疾革沐浴朝服而逝

溫迪罕移室懣速頻屯懣歡春人徙上京忽論失懶兄朮輦國初有功授世襲謀克移室懣性忠正強毅善騎射膂力過人皇統初襲其兄謀克積戰功爲洮州刺史

謂人曰謀克兄職也兄子幹魯古今已長矣遂以謀克讓還兄子宗弼聞而嘉之曰能讓世襲可謂難矣除貴德州刺史改移典紉詳穩遷烏古里部族節度使改德昌軍正隆四年大徵兵南伐泰州猛安定遠阿補以所部叛還移室懣以七謀克執定遠阿補勒其衆付大軍契丹反敗會寧六猛安於締母嶺屯於信韓二州之境移室懣率數千人殺賊萬餘于伊改河以功遷臨潢尹世宗卽位賜手詔曰南征諸路將士及卿子姪安遠幹魯古斜普兄弟具甲仗悉來推戴朕勉卽大位卿累世有功耆舊之臣緣邊事未寧臨潢劇任姑仍舊職聞樞

密副使白彥敬南京留守紇石烈志寧來討契丹今已遣人往招之其家皆在南京恐或遞去兼起異謀若至則已若不至卿當以計執而獻之兩次遣人招誘招討都監老和尚去人不知彼之所在久而不還兼老和尚不知朕已卽位卿可使人諭以朕意如來降悉令復舊邊關之事可設耳目是時窩斡已反領兵數萬來攻臨潢諸路軍未至窩斡勢益大移室懣領城中軍士六百人邀擊窩斡凡數接戰勦殺甚衆所乘馬中流矢而仆爲賊所執賊使移室懣招城中人曰爾生死在頃刻能使城中出降官爵如故不然殺汝矣移室懣怒罵賊曰

我受國家爵祿肯從汝叛賊乎賊執之至城下迫脅之使招城中其妻子官屬將士皆登城臨望移室懣厲聲曰我恨軍少不能滅賊人生會有一死耳汝輩慎勿降賊一旦開門納賊城中百姓皆被殺掠毋以我故敗國家事賊無能爲也賊怒殺之城中人皆爲之感激推官麻珪益繕完城郭右監軍神土懣輔國上將軍阿思懣乘城固守賊不克攻遂引衆東行

神土懣本諸宗室贈銀青光祿大夫胡速魯改子也年十五事太宗爲左奉宸皇統二年充護衛除武器署丞累官肇州防禦使大定初除元帥右都監與咸平尹吾

扎忽率秦州兵及曷懶路兵千五百人會臨潢尹移室  
邁討契丹契丹犯臨潢移室邁死攻之不能克迺引衆  
東行神土邁表乞濟師十二月甲辰世宗次海濱縣得  
奏上曰神土邁吾扎忽軍不少可以從長攻襲矣會右  
副元帥謀衍以大軍至神土邁改曷速館節度使隸右  
翼與紇石烈志寧敗賊於長濼戰霽霫河皆有功改婆  
速路兵馬都總管卒

移刺成本名落兀其先遼橫帳人也沉勇有謀通契丹  
漢字天會間隸撻懶下爲行軍猛安與宋人戰於楚泗  
之間成以所部先登大破宋軍功最諸將劉麟約會天

長軍議進止成與夾古查合你俱爲撻懶前鋒得宋生  
口爲鄉導遂達天長睿宗嘉之後從宗弼將兵廢齊國  
及再伐宋攻濠州每戰輒先登多所摧破宗弼再取河  
南成及蕭懷忠等八猛安先渡河南平第功授宣武將  
軍除威州刺史用廉擢同知延安尹再遷昭義軍節度  
使正隆南伐爲武毅軍都總管撤八反海陵以事誅契  
丹名將成以本軍守磁卽遣妻子還汴海陵用是不疑  
時人高其有識改神武軍都總管與字术魯定方爲朔  
東道先鋒使由淮陰進兵以所部護糧赴揚州敵兵乘  
夜來攻成整兵奮擊斬刈甚衆會海陵庶人死軍還復

鎮昭義大定二年以廉在優等改河中尹再除臨洮尹  
招降喬家等族首領結什角遷南京留守召拜樞密副  
使封任國公改北京留守卒訃聞上悼惜之授其子順  
思阿不武功將軍世襲咸平路鈔赤隣猛安下查不魯  
謀克結什角者西番旣衰其苗裔曰董氈其子曰巴氈  
角始附宋賜姓趙改名順忠順忠子永吉永吉子世昌  
皆受宋官爲左武大夫遙領萊州防禦使襲把羊族長  
朝廷定陝西世昌換忠翊校尉旣而鬼蘆族長京臧殺  
世昌朝廷遣兵執京臧斬之臨洮市以世昌子鐵哥爲  
把羊族都管大定四年宋人破洮州鐵哥弟結什角與



其母走入喬家族避之喬家族首領播逋與鄰族朮波隴逋龐拜丙離四族耆老大僧等立結什角爲朮波四族長號曰王子其地北接洮州積石軍其南隴逋族南限大山八百餘里不通人行東南與疊州羌接其西丙離族西與盧甘羌接其北龐拜族與西夏容魯族接地高寒無絲枲五穀惟產青稞與野菜合酥酪食之其疆境共八千里合四萬餘戶其居隨水草畜牧遷徙不常結什角念朝廷爲其父報讎欲棄四族歸朝四族不許成至臨洮使人招結什角乃率四族來附進馬百匹仍請每年貢馬詔曰遠人慕義朕甚嘉之其遣能吏往撫

其衆厚其賞賜初天會中詔以舊積石地與夏人夏人謂之祈安城有莊浪四族一曰吹折門二曰密臧門三曰隴逋門四曰龐拜門雖屬夏國叛服不常大定六年夏人破滅吹折密臧二門其隴逋龐拜二門與喬家族相鄰遂歸結什角夏國遣使來告莊浪族違命作亂欲興兵剪除朝廷不知隴逋龐拜二門舊屬夏國報以將檢會其地舊所隸屬毋擅出兵結什角之母居于莊浪族中大定九年結什角往省其母夏人伺知之遂出兵圍結什角招之使降結什角不從率所部力戰潰圍出夏人斫斷其臂虜其母去部兵亦多亡者結什角尋亦

死遺言請命朝廷復立喬家族首領陝西奏聞知夏國王李仁孝與其臣任得敬中分其國發兵四萬役夫三萬築祈安城殺喬家等族首領結什角屢獲宋謀人言宋欲結夏國謀犯邊境詔遣大理卿李昌圖左司員外郎粘割幹特刺往按之且止夏人毋築祈安城及處置喬家等族別立首領夏國報云祈安本積石舊城久廢邊臣請設戍兵鎮撫莊浪族所以備盜非有他也結什角以兵入境以是殺之不知爲喬家族首領也李昌圖等按視殺結什角之地本在夏境築祈安城已畢工皆罷歸不得宋夏交通之狀乃於熙秦迫近宋夏衝要量

添戍兵及問喬家等族民戶願以結什角姪趙師古爲首領於是詔以趙師古爲木波喬家丙離隴逋龐拜四族都鈐轄加宣武將軍

石抹卞本名阿魯古列五代祖王五遼駙馬都尉父五斤爲羣牧使從睿宗秋山卞年十三已能射連獲二鹿睿宗竒之賜以良馬及金吐鶻天會末宗弼爲右監軍召卞隸帳下丁父憂是時宗磐爲太師撻懶爲左副元帥人爭附之使人召卞卞不往宗磐撻懶皆以罪誅人多其有識宗弼復取河南與宋人戰於潁州漢軍少却卞身被七創率勇士十餘騎奮擊敗之及宋稱臣宗弼

選嘗有勞者與俱入朝授卞忠勇校尉遷宣武將軍除河間少尹察廉升遂州刺史改壽州再改唐州丁母憂去官起復唐州刺史海陵伐宋卞爲武毅軍都督總管由別道進兵遇宋伏兵數百人以三百騎擊敗之遂下信陽軍及羅山縣至樊州宋守將棄城遯因取其城項之軍士皆欲逃歸關子山猛安結漢軍三猛安謀克劫卞還舍於樊水之曲卞乃陰約漢軍將吏乘夜掩殺關子山猛安復將其軍大定二年除鄭州防禦使以本官領行軍萬戶伐宋遷武勝軍節度使宋人請和明年有水牛數百頭自淮南走入州境僚佐欲收之充官用卞

不聽復驅過淮還之遷河南尹轉西南路招討使改大名尹大名多盜而城郭不完下請修大名城奏可城完葺盜賊不得發徙臨洮尹卒官年六十三

楊仲武字德威保安人父遇以勇聞關西爲宥州團練使宋末仲武謁經畧使王庶求自効遂用爲先鋒婁室入關仲武與鄜延路兵馬都監鄭建克俱降爲安塞堡環慶路兵馬都監皇統初復陝西將兵戍鳳翔屢却宋軍除知寧州關中荐饑境內盜賊縱橫仲武悉平之改坊州刺史復知寧州遷同知臨洮尹改同知河中府海陵營繕南京典浮橋工役臨洮地接西羌與木波雜居

邊將貪暴木波苦之遂相率爲寇掠仲武前治臨洮乃從數騎人其營諭之曰此皆將校侵漁汝等以至此爾今懲治此輩不復擾害汝也并以禍福曉之羌人喜悅寇掠遂息至是木波復掠熙河熙河主帥使人諭之不肯去曰楊總管來我乃解去熙河具奏詔復遣仲武當是時木波謂仲武不能復來及仲武至與其酋帥相見責以負約對曰邊將苦我今之來求訴於上官耳今幸見公願終身不復犯塞乃舉酒酌天折箭爲誓仲武因以卮酒飲之曰當更爲汝請若復背約必用兵矣羌人羅拜而去及伐宋以仲武爲威定軍都總管駐兵歸德

大定三年除武勝軍節度使改陝西西路轉運使卒

蒲察世傑本名阿撒曷速館幹篤河人徙遼陽初在梁王宗弼軍中爲人多力每與武士角力賭羊輒勝之能以拳擊四歲牛折脅死之有糧車陷淖中七牛挽不能出世傑手挽出之宗敏爲東京留守召置左右海陵篡位卽立以爲護衛海陵謂世傑曰汝勇力絕倫令伐兄弟有異志者期以十日除之則有非常之賞仍盡以各人家產賜汝世傑受詔而不肯爲已過十日海陵怒面責之世傑曰臣自誓不以非道害物雖死不敢奉詔海陵愛其勇不之罪也正隆四年調諸路兵伐宋年二十



以上五十以下皆籍之他使者唯恐不如詔書得數多  
世傑往曷懶路得數少海陵恠問之對曰曷懶地接高  
麗今若多籍其丁卽有緩急何以爲備海陵喜曰他人  
用心不能及也除同知安國軍節度使事賜銀二百五  
十兩絹綵六百疋馬二匹是時徵發不已民不堪命犯  
法者衆那人無長吏獄囚積四百餘人世傑到官月餘  
決遣畧盡入爲宿直將軍以事往胡里改路還奏契丹  
部族大抵皆叛百姓驚擾不安今舉國南伐賊若乘虛  
入據東土根本之地雖得江淮無益也宜先討平契丹  
南伐未晚海陵不悅曰詔令已出矣今以三萬兵選將

屯中都以北足以鎮壓世傑又曰若東土大族附於賊恐三萬衆未易當也海陵不聽及發汴京授鄭州防禦使領武捷軍副總管大軍渡淮世傑以軍三千護糧餉東下敗宋兵數千人奪其戰船甚衆至和州境擊宋兵五萬人走之明日使其子兀迭領二百八十騎爲應兵自領八百騎前戰連射六十餘人皆應弦而斃宋兵遂奔潰海陵欲觀水戰使世傑領水軍百人試之宋人舟大而多世傑舟小乃急進至中流取勝而還大定初世傑復取陝州敗宋兵石壕鎮復敗宋援兵三千人遂圍陝州宋兵二千自潼關來世傑以兵二百四十迎擊之

射殺十餘人宋兵敗走復敗之於土壕山生擒一將復以兵三百至斗門城遇宋兵萬餘宋將三人挺槍來刺世傑世傑以刀斷其槍宋兵乃退復以四謀克軍敗宋兵於土華復圍陝州世傑嘗擐甲佩刀腰箭百隻持槍躍馬往來軍中敵人見而異之曰真神將也親率選卒二百餘人穴地以入城遂拔再破宋軍三萬人復虢州未幾爲衛州防禦使改河南路統軍都監召赴關上慰勞良久除西北路副統賜廐馬弓矢佩刀從僕散忠義討契丹賊平改華州防禦使與徒單合喜經畧隴右合喜復德順至東山堡宋兵捍絕樵路世傑擊走之追至

城下城中出兵約二萬餘敗之殺傷甚衆宋經畧使荆  
臯棄德順走世傑與左都監璋追破其軍改亳州防禦  
使四遷通遠軍節度使宋人輒入鞏州境糶米麩有司  
執之世傑署案作歸附人縱遣之譯吏蔡松壽誣府主  
謀叛坐斬十八年起爲弘州刺史母憂去職累遷亳州  
防禦使卒世傑少貧然疎財尚氣每臨陣敵衆旣敗必  
戒士卒毋縱殺掠平居非忠孝不言親賢樂善甚獲當  
世之譽云

蕭懷忠本名好胡奚人也爲西北路招討使蕭裕等謀  
立遼後使蕭招折往西北路結懷忠并結節度使耶律

朗爲助懷忠與朗有隙遂執招折并執朗遣使上變裕等旣誅懷忠爲樞密副使賜今名復爲西北路招討使西京留守封王改南京留守契丹撒八反復以懷忠爲西京留守西南百兵馬都統與樞密使僕散思恭北京留守蕭曠右衛將軍蕭禿刺護衛十人長斡魯保往討之蕭禿刺戰無功大軍追撒八不及而海陵意謂懷忠與蕭裕皆契丹人本同謀逾年乃執招折上變而撒八亦契丹部族恐其合以師恭與太后密語而禿刺無功懷忠曠師恭逸賊旣殺師恭族滅其家使使卽軍中殺曠懷忠皆族之斡魯保禿刺初爲罪首但誅之而已大

定三年追復蹟懷忠禿刺幹魯保官爵蹟弟安州刺史  
頤求襲蹟之謀克上不許謀克而以蹟家產付之

移刺按荅遼橫帳人也父留幹與耶律余睹俱來降西  
京下復叛留幹遇害按荅以死事之子授左奉宸熙宗  
初充護衛除安州刺史累官東京副留守參知政事完  
顏守道經畧北方攝咸平路屯軍都統入爲兵部侍郎  
徙西北西南兩路舊設堡戍迫近內城者于極邊安置  
仍與泰州臨潢邊堡相接除武定軍節度使以招徠邊  
部功遷東北路招討使改臨潢尹卒按荅騎射絕倫善  
相馬嘗論及善射者世宗曰能如卿乎閱馬于市見良

馬雖羸瘦輒與善價取之他日果良馬也

字木魯阿魯罕隆州琵琶葛山人年八歲選習契丹字再選習女直字既壯爲黃龍府路萬戶令史貞元二年試外路胥吏三百人補隨朝阿魯罕在第一補宗正府令史累擢尚書省令史僕散忠義討窩斡辟置幕府掌邊關文字甚見信任窩斡既平阿魯罕招集散亡復業者數萬人復從忠義伐宋屢入奏事論列可否上謂宰相曰阿魯罕所言可行者卽行之宋人請和忠義使阿魯罕往和議定阿魯罕入奏賜銀百兩重綵十端忠義薦阿魯罕有才幹可任尚書省都事詔以爲大理司直

未幾受尚書省都事除同知順天軍節度事紇石烈志  
寧北巡阿魯罕攝左右司郎中還朝除刑部員外郎再  
遷侍御史上問紇石烈良弼曰阿魯罕何如人也對曰  
有幹材持心忠正出言不阿順數日遷勸農副使兼同  
修國史侍御史如故改右司郎中奏請徙河南戍軍屯  
營城中者於十里外從之遷吏部侍郎除山東統軍都  
監徙置河南八猛安遷武勝節度使入爲吏部尚書改  
西南路招討使有司督本路猛安人戶所貸官粟阿魯  
罕乞俟豐年從之軍人有以甲葉貿易諸物天德權場  
及界外歲采銅礦或因私挾兵鐵與之市易皆一切禁



絕之上番軍不許用親戚奴婢及傭雇者營塹損圯以時葺治不與所部猛安謀克會宴故兵民皆畏愛之上謂太尉守道曰阿魯罕及上京留守完顏烏里也皆起身胥吏阿魯罕爲人沉厚其賢過之改陝西路統軍使兼京兆尹陝西軍籍有闕舊例用子弟補充而材多不堪用阿魯罕於阿里喜旗鼓手內選補軍人以春牧馬經夏不收飼瘠弱多死阿魯罕命以時收秣之故死損者少仍春秋督閱軍士騎射以嚴武備終南采漆者節其期限檢其出入以防姦細上謂宰相曰阿魯罕所至稱治陝西政蹟尤著用之雖遲亦可得數年力也召爲

參知政事命條上天德陝西行事上稱善以疾乞致仕  
除北京留守卒

贊日記曰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傳曰疆場之  
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故守戍邊圉之臣不可以不  
論焉

趙興祥平州盧龍人六世祖思溫遼燕京留守封天水  
郡王父瑾遼靜江軍節度使興祥以父任閣門祇候謁  
告省親于白霄會遼季土賊據羣作亂興祥携母及弟  
妹奔燕京不能進乃自柳城涉砂磧夜視星斗而行僅  
達遼軍而不知遼主所向遂還柳城及婁室獲遼主興

祥乃歸國從宗望伐宋爲六宅使天眷初累官同知宣徽院事母憂去官熙宗素聞興祥孝行及英悼太子受冊以本官起復護視太子轉右宣徽使天德初改左宣徽使海陵嘗問興祥欲使子弟爲官當自言興祥辭謝海陵善之賜以玉帶詔曰汝官雖未至一品可佩此侍立爲濟南尹賜車馬金幣金銀器皿改絳陽軍節度使召爲太子少保封廣平郡王改封鉅鹿正隆初例奪王爵遷太子少傅封申國公起爲定武軍節度使海陵伐宋興祥二子從軍世宗卽位海陵尚在淮南二子未得還興祥來見於平州世宗嘉其誠款以爲祕書監復爲

左宣徽使上曰尚食庖人猥多徒費廩祿朕在藩邸時家務皆委執事者自卽位以來事皆留心俸祿出於百姓不可妄費庖人可約量損減近臣獻琵琶世宗却之謂興祥曰朕憂勞天下未嘗以聲技爲心自今勿復有獻宜悉諭朕意有司奏南北邊事未息恐財用未給乞罷修神龍殿涼位工役上卽日使興祥傳詔罷之久之以其孫珣爲閣門祇候十五年上幸安州春水召興祥赴萬春節上謁于良鄉賜銀五百兩感風眩賜醫藥未幾卒官

石抹榮字昌祖七世祖仕遼封順國王遼主奔天德榮

父惕益挺身赴之是時榮方六歲母忽工特滿携之流離道路宗室神谷得之納爲次室榮就養於神谷家惕益旣見遼王委以軍事軍敗被執將殺之金源郡主銀朮可白彼忠於所事殺之何以勸後遂釋之後從伐宋卒於軍中榮年長事秦王宗翰居幕府天眷二年克護衛熙宗宴飲命胙王元與榮角力榮勝之連仆力士六人熙宗親飲之酒賜以金幣遷宿直將軍天德初除開遠軍節度使入謝不覺泣下海陵問其故對曰父母在神谷家違去膝下是以感泣乃詔其母與之俱行仍賜錢萬貫改天德尹徙泰寧軍再除延安東平尹海陵

南征爲神果軍都總管留駐泗州以遏逋卒大定初還  
鎮東平與戶部尚書梁錫按治山東盜賊二年以本官  
充山東東西大名等路都統有疾改太原尹徙益都尹  
丁母憂起復召爲簽書樞密院事北京東京留守陝西  
路統軍使南京西京留守榮與河南尹婁室陝州防禦  
使石抹斡家奴皆坐高賈賣私物抑賈買民物得罪斡  
家奴前爲單州刺史廉察官行郡乃劫制民使作虛譽  
用是得遷同知太原尹復多取民利及爲陝州尚書省  
奏其事法當解職削階上以斡家奴鼓虛聲以誑朝廷  
不可恕特詔除名榮與婁室削兩階解職久之榮除臨

黃尹改臨洮尹卒年六十三

敬嗣暉字唐臣易州人登天眷二年進士第調懷安丞  
遷弘政令補尚書省令史有才辯海陵爲宰相愛之及  
篡立擢起居注歷諫議大夫吏部侍郎左宣徽使貞元  
三年八月尚食烹飪失宜庖官各杖二百嗣暉與同知  
宣徽院事烏居仁各杖有差久之拜參知政事正隆六  
年伐宋留張浩及嗣暉于南京治尚書省事世宗卽位  
惡嗣暉巧佞御史大夫完顏元宜劾奏蕭玉嗣暉許霖  
等六人不可用嗣暉降通議大夫放歸田里嗣暉練習  
朝儀進止應對閑雅由是起爲丹州刺史戒諭之曰卿

爲正隆執政阿順取容朕甚鄙之今當竭力奉職以洗前日之咎苟或不悛必罰無赦未幾丁母憂起復爲左宣徽使世宗頗好道術謂嗣暉曰尚食官毋於禁中殺羊豕朔望上七日有司毋奏刑名七年蒲察通除肇州防禦使上責其飾詐因顧嗣暉曰如卿不可謂無才但純實不足耳久之有榜匿名書于通衢者稱海陵舊臣不得用者有怨望心將圖不軌上曰豈有是哉謂嗣暉曰正隆時卿爲執政今指卿以爲怨望朕極知其不然卿性明達能辨但頗自銜釣衆人之譽所以致此媒孽後當改之大定十年將有事南郊廷議嗣暉在海陵時



凡宗廟禘祫輒行太常事復拜參知政事詔以執政冠服攝太常禮成薨

贊曰趙興祥石抹榮自拔流離艱阨中而克有所樹立固其識之過人亦其所遭際致然也迹世宗之却聲技滅庖人仁愛若是而其下孰不興起哉

金史卷九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三十

毛碩 李上達 曹望之 大懷貞 盧孝儉

盧庸 李偲 徒單克寧

本名習顯

毛碩字仲權甘陵人宋末試弓馬子弟碩中選調高陽關路安撫司准備差使尋辟河間尉再辟兵馬都監宗望軍至碩以本部迎降齊國建由淮東路第一副將擢知滑州劉麟伐宋克行營中軍統制軍馬天眷間歷汴京路山東西路兵馬都監皇統元年權知拱州宋將張

俊據亳州而柘城酒監房人傑叛以應俊碩發兵討之  
至柘城躬扣城門呼耆老以諭意縣人縛人傑以降碩  
徑入縣署召百姓慰安之衆皆感悅刻石紀其事四年  
真授拱州刺史元帥梁王宗弼承制超武義將軍改知  
曹州有書生投書於碩辭涉謗訕僚屬皆不能堪碩延  
之上座謝曰使碩常聞斯言庶乎寡過士論以故嘉之  
遷鄭州防禦使尋改通州天德二年克陝西路轉運使  
碩以陝右邊荒種藝不過麻粟蕎麥賦入甚薄市井交  
易惟川絹乾薑商賈不通酒稅之人耗減請視汴京燕  
京例給交鈔通行而鞏會德順道路多險鹽引斤數太

重請一引分作三四以從輕便朝廷皆從之秦州倉粟  
陳積而百姓有支移者止就本州折納其直公私便之  
改河東南路轉運使上言頃者定立商酒課不量土產  
厚薄戶口多寡及今昔物價之增耗一槩理責之故監  
官被繫失身破家折備逃竄或爲姦吏盜有實錢而以  
賒券輸官故河東有積負至四百餘萬貫公私苦之請  
自今禁約酒官不得折准賒貸惟許收用實錢則官民  
俱便至今行之秩滿除南京路都轉運使大定六年致  
仕卒于家碩文雅好事性謹飭每見古人行事有益於  
時者常書置座右以爲莅官之戒云

李上達字達道曹州濟陰人在宋時以蔭補官累東平府司戶參軍撻懶取東平上達給軍須號辦治齊國建爲吏部員外郎攝戶部事劉豫行什一之法樂歲輸多歉歲寡取之蓋古人助法也收歛之時蓄積蓋藏民或不以實輸官官亦不肯盡信於是告訐起而獄訟繁公私苦之上達論其弊豫改定爲五等之制齊國廢以河南與宋人上達隨地入宋宗弼復取河南上達爲同知大名尹按察陝西河南是時關陝蒲解汝蔡民飢上達輒以便宜發倉粟賑百姓累遷知山東西路轉運使上達到官再期比舊增三十餘萬貫戶部以其法頒之鄰

路上達長於吏事能治繁劇猾不能欺所至稱之卒官  
年六十一

曹望之字景蕭其先臨潢人遼季移家宣德天會間以  
秀民子選克女直字學生年十四業成除西京教授爲  
元帥府書令史補正令史轉行臺省令史錄教授資補  
修武校尉除右司都事吏部侍郎田穀素薄望之望之  
願交不肯納遂與蔡松年許霖構致黨獄改行臺吏部  
員外郎海陵爲相嘗以書致其私望之不從天德元年  
調同知石州軍州事坐事免丁母憂久之除絳陽軍節  
度副使入爲戶部員外郎詔買牛萬頭給按出虎八猛

安徙居南京者望之主給之撤八反轉致甲仗八萬自  
洛州輸燕子城運米八十萬斛由蔡水入淮饋伐宋諸  
軍期以一日望之如期集事進本部郎中特賜進士及  
第大定初討窩斡望之主軍食給與有節凡省糧三十  
萬石省剉草五十萬石帥府以捷入告議者欲遂罷轉  
輸望之以爲元惡未誅不可弛備旣而大軍追討果賴  
以濟以勞進一階兼同修國史請於大鹽澳設官權鹽  
聽民以米貿易民成聚落可以固邊圉其利無窮從之  
其後凡貯米二十餘萬石及東北路歲饑賴以濟者不  
可勝數三年上曰自正隆兵興農桑失業猛安謀克屯

田多不如法詔遣戶部侍郎魏子平大興少尹同知中都轉運事李滌禮部侍郎李愿工部郎中移刺道戶部員外郎完顏兀古出監察御史夾谷阿里補及望之分道勸農廉問職官臧否望之還言乞汰諸路胥吏可減其半詔胥吏如故於是始禁用貼書云遷本部侍郎領覆實繕修大內財用費用大省復以勞進階上召見諭勉之望之家奴袁一言涉妖妄大興府鞫治望之恐使戶部令史劉公輔問其事于大興少尹王全全具其事語公輔公輔以語望之御史臺劾奏劉公輔言泄獄情上曰妖妄之言交相傳說何也於是望之決杖一百王



全杖八十劉公輔杖一百五十除名填之運河堙塞世宗出郊見之問其故主者奏曰戶部不肯經畫歲久以致如此上責望之曰有水運不濬治乃用陸運煩費民力罪在汝等其往治之尙書省奏當用夫役數萬人上曰方春耕作不可勞民以宮籍監戶及摘東宮諸王人從克役若不足卽以五百里內軍夫補之太宗實錄成監修國史紇石烈良弼賜金帶一重綵二十端同修國史張景仁劉仲淵望之皆賜銀幣有差望之嘆賞薄謂人曰栽花接木乃加爵命勤勞者不遷官無何張景仁遷翰林學士望之又曰止與他人便遣獨不及我哉世

宗聞之出望之德州防禦使謂之曰汝爲人能幹而心不忠實朕前往安州春水人言汝無事君之義朕敕臣下有過卽當諫爭汝但面從退則謗議此不忠不孝也汝自五品起遷四品太宗皇帝實錄成優賜銀幣不思盡心竭力惟官賞是覲今出汝於外宜改心滌慮不然則身亦莫保望之到德州有惠政百姓爲立生祠改同知西京留守事上書論便宜事其一論山東河北猛安謀克與百姓雜處民多失業陳蔡汝穎之間土廣人稀宜徙百姓以實其處復數年之賦以安輯之百姓亡命及避役軍中者闕實其人使還本貫或編近縣以爲客

戶或留爲佃戶者亦籍其姓名州縣與猛安事干涉者無相黨匿庶幾軍民協和盜賊弭息其二論薦舉之法虛文無實宰相拔擢及其所識不及其所不識內外官所舉亦輒不用或指以爲朋黨遂不敢復舉宜令宰執歲舉三品二人御史大夫以下內外官終秩舉二人自此以下以品殺爲差等終秩不舉者遇轉官勒不遷三品者削後任俸三月其舉者已改除吏部以類品第季而上之三品闕則於類第四品中補授四品五品以下視此爲差其待以不次者宰執具才行功實以聞舉當否罪當如律廉介之士老於令幕無舉主者七考無贓

私罪者准朝官三考勞敘吏部每季圖上外路職官姓名路爲一圖大書贓汙者於其名下使知畏慎外任五品以上官改除令代之者具功過以聞年六十以上者終更赴調有司察其視聽精力老疾不堪釐務給以半祿罷遣其三論守邊將帥及沿邊州縣官漁剝軍民多典力役宜歲遣監察御史周行察之邊部有訟招討司無得輒遣白身人徵斷宜於省部有出身女直契丹人及縣令丞簿中擇廉能者因其風俗畧定科條務爲簡易徵斷羊馬入官籍數如邊部遇饑饉卽以此賑給之招討及都監視事宜限邊部饋送馳馬招討司女直人

戶或擷野菜以濟艱食而軍中舊籍馬死則一村均錢補買往往鬻妻子賣耕牛以備之臣恐數年之後邊防困弊臨時賑濟費財十倍而無益早爲之所則財用省而邊備實矣官給軍箭用盡則市以補之皆朽鈍不堪用可每歲給官箭一分以補其闕邊民闕食給米地遠負重往往就倉賤賣而去可計口支錢則公私兩便陝西正副宜如猛安謀克用工人一員隊將亦宜參用土人久居其任增弓箭田復其賦役以廉吏爲提舉舉察總管府以下官農隙校閱以嚴武備則太平之時有經畧之制矣又論六鹽場用人宜令戶部公議辟舉論漕

通先計河倉見在幾何通州容受幾何京師歲費幾何  
今近河州縣歲稅或六七萬石小民有入資之費富室  
收轉輸之利宜計實數以科稅入論民間私錢苦惡宜  
以官錢五百易私錢千期以一月易之過期以銷錢法  
坐之論州府力役錢物戶部頒印署白簿使盡書之以  
俟審閱有畏避不書者坐之論工部營造調發妨民生  
業諸路射糧軍約量人數習武藝期以三年成以息調  
民書奏多見采納以本官行六部事於北邊召拜戶部  
尚書上數之曰汝前爲侍郎以不忠外補頗能練習錢  
穀故任以尚書之重宜改前非以圖新効也是時戶部

尚書高德基坐高估俸粟責降世宗念望之吝出納或懲德基也既出使人諭之曰勿以高德基下粟直要在平估而已十五年新宮成世宗幸新宮勅望之曰新宮中所須毋取于民間也有良民夫婦質身於東京留守完顏穀英家期終而不遣尚書省下東京鞠治望之言穀英爲留守其同官必且阿徇不肯窮竟當移他州望之久習事有治錢穀名性剛愎頗沾沾自露希覬執政而刑部尚書梁肅自詳問宋國使還世宗嘗欲以爲執政久而未用亦頗銜耀求進世宗謂左丞相紇石烈良弼曰曹望之梁肅急於見知涉於躁進遂出梁肅爲濟

南尹數年乃召拜參知政事而望之終於戶部尙書年五十六世宗惜其未及用賜錢三千貫勅使致祭賻銀五百兩重綵二十端絹二百匹以其子淵爲奉御澤爲筆硯承奉其後尙輦局舉出身人年六十餘可以臨事世宗曰豈爲此輩惜官邪但此輩專以盜取官錢爲謀生計不可用也由是欲更改監臨格式以問戶部尙書劉瑋瑋恐監官謗已不肯實對世宗因思望之嘆曰不如望之之敢行也望之初不學及貴稍知讀書遂刻苦自致有詩集三十卷

大懷貞字子正遼陽人皇統五年除閣門祇候二遷東



上閣門使丁母憂起復符寶郎累官右宣徽使正隆伐  
宋爲武勝軍都總管大定二年除洛州防禦使兼押軍  
萬戶改沂州再遷彰國安武軍節度使縣尉獲盜得一  
旗上圖亢宿詰之有謀叛狀株連幾萬人懷貞當以亂  
民之刑請誅其首亂者十八人餘皆釋之嘗以私忌飯  
僧數人就中一僧異常懷貞問曰汝何許人也對曰山  
西人復問曾爲盜殺人否對曰無之後三日詰盜果引  
此僧皆服其明察改興中尹錦州富民蕭鶴壽塗中殺  
人匿府少尹家有司捕不得懷貞以計取之寘於法改  
彰德軍節度使卒

盧孝儉宣德州人登天眷二年第調憲州軍事判官補  
尚書省令史累官太原少尹大定二年陝西用兵尚書  
省發本路稅粟赴平涼克軍實期甚嚴迫孝儉輒易以  
金帛馳至平涼用省而不失期并人稱之用廉進官二  
階遷同知廣寧尹廣寧大饑民多流亡失業乃借僧粟  
留其一歲之用使平其價市與貧民旣以救民僧亦獲  
利累遷山東東路轉運使孝儉素褊躁與同僚王公謹  
失歡其子嘗私用官帑孝儉不知也旣而改河北西路  
轉運使公謹乃發其事孝儉聞被逮莫測所以行至章  
丘自縊死

盧庸字子憲薊州豐潤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調唐州軍事判官再調定平縣令庸治舊堰引涇水溉田民賴其利補尚書省令史除南京轉運副使改中都戶籍判官察廉遷禮部主事累官鳳翔治中大安三年徵陝西屯田軍衛中都以庸簽三司事主兵食至潞州放還屯田軍庸改乾州刺史入爲吏部郎中至寧元年改陝西按察副使夏人犯邊庸繕治平涼城池積芻粟團結土兵爲備十一月夏人掠鎮戎陷涇邠遂圍平涼庸矢盡募人取夏兵射城上箭以濟急用出府庫賞有功者人樂爲死平涼賴以完貞祐二年庸移書陝西行省僕散

端大槩謂慶陽平涼德順陝西重地長安以西邠爲阨  
寨當重兵屯守詔賞平涼功庸進官四階遷按察轉運  
使三年詔諸道按察司講究防秋庸陳便宜曰自鄜延  
至積石雖多溝坂無長河大山爲之屏蔽恃弓箭手以  
禦侮其人皆剛猛善鬪熟于地利夏人畏之向者徙屯  
他所夏人卽時犯邊此近年深患也人情樂土且耕且  
戰緩急將自奮又曰防秋之際宜先清野又曰掌軍之  
官不宜臨時易代兵家所忌將非其人屢代何益無何  
有言庸老不勝任者卽罷之未幾改定海軍節度使山  
東亂不能赴按察司劾之當奪兩官審理官直之庸以

金史卷九十一 及傳  
病請求醫藥致仕興定三年卒

李偲字子友定州安喜人中天眷二年進士調遼山簿  
累官戶部主事丁母憂起復舊職除同知河東南路轉  
運使事大定初改同知中都路都轉運使事僕散忠義  
行省事於汴京奏偲幕府世宗曰李偲方治京畿漕事  
行省可他選也三年權知登聞檢院再遷戶部侍郎上  
曰戶部財用出入朕難其人卿非舊勞資敘尙淺勿以  
秩滿例升三品因循歲月若不自勉必不汝貸偲每朝  
會與高德基屏人私語上聞而恠之問右丞石琚曰李  
偲果何如人琚曰亦幹事吏耳改同知北京留守沂州

防禦使沂南邊郡戶部符借民閑田種禾取藁秸備譬  
急用度偲曰如此則農民失業具奏止之轉運司牒郡  
輸粟朐山調急夫數萬人是時久雨泥濘輓運不能前  
進偲遣吏往朐山刺取其官廩見儲糧數可支半歲卽  
具其事牒運司請緩期毋自困百姓先是郡縣街陌間  
聽民作廛舍取其儼直至是罷收儼直廛舍一切撤毀  
他郡奉承號令督百姓必盡撤去使街陌繩齊矢棘如  
初時然後止偲獨教民撒治前却不齊一者三五所使  
巷道端正卽已民便之改陝西西路轉運使卒

贊曰毛碩李上達曹望之李偲之流皆金之能吏也望

之悻悻然以求大用君子無取焉

徒單克寧本名習顯其先金源縣人徙居北古土之地後徙置猛安于山東遂占籍萊州父況者官至汾陽軍節度使克寧資質渾厚寡言笑善騎射有勇畧通女直契丹字左丞相希尹克寧母舅熙宗問希尹表戚中誰可侍衛者希尹奏曰習顯可用以爲符寶祇候是時悼后干政后弟裴滿忽上侮克寧克寧毆之明日忽土以告悼后后曰習顯剛直必汝之過也已而克護衛轉符寶郎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改忠順軍節度使克寧娶宗幹女嘉祥縣主同母兄蒲甲判太宗正事海

陵心忌之出爲西京留守構致其罪誅之因降克寧知  
滕陽軍歷宿州防禦使胡里改路節度使曷懶路兵馬  
都總管大定初詔克寧以本路兵會東京遷左翼都統  
詔與廣寧尹僕散渾坦同知廣寧尹完顏巖雅肇州防  
禦使唐括烏也從右副元帥完顏謀衍討契丹窩斡趨  
濟州謀衍用契丹降吏乂者計策襲賊輜重克寧與紇  
石烈志寧爲殿與賊遇于長樂謀衍使伏兵于左翼之  
側賊二萬餘躡吾後又以騎四百餘突出左翼伏兵之  
間欲繞出陣後攻我克寧與善射二十餘人拒之衆曰  
賊衆我寡不若與伏兵合擊或與大軍相依可以萬全



克寧曰不可若賊出陣後則前後夾擊我敗矣大軍不可俟也於是奮擊賊乃却左翼萬戶襄與大軍合擊之賊遂敗追奔十餘里二年四月一日也越九日復追及賊于霧霖河左翼軍先與賊戰克寧以騎三千追掩十五里賊迫澗不得亟渡殺傷甚衆賊收軍返旆大軍尙未至克寧令軍士下馬射賊賊遂引而南是時窩斡已再北元帥謀衍利虜掠駐師白灤世宗訝其持久遣問之謀衍曰賊騎壯我騎弱此少駐所以完養馬力也不然非益萬騎不可勝克寧奮然而言曰吾馬固不少但帥不得人耳其意常利虜掠賊至則引避賊去則緩隨

之故賊常得善牧而我常拾其蹂踐之餘此吾馬所以弱也今誠能更置良帥雖不益兵可以有功不然騎雖十倍未見其利也朝廷知其議召還謀衍以平章政事僕散忠義兼都元帥師將發賊聲言乞降克寧曰賊初困蹙且無降意所以揚言者是欲緩吾師期也不若攻其未備賊若挫衄則其降必速如其不降乘其怠而急擊之可一戰而定也忠義以爲然乃與克寧出中路遂敗賊兵于羅不魯之地賊奔七渡河負險爲柵克寧覘知賊柵之背其勢可上乃潛師夜登俯射之大軍自下攻賊潰皆遁去契丹平克寧除太原尹未閱月宋吳璘

侵陝右元帥左都監徒單合喜乞益兵遣克寧佩金牌駐軍平涼詔合喜曰朕遣克寧參議軍事此其智勇足敵萬人不必益軍也克寧至下令安輯未幾民皆完聚治兵伐宋右丞相僕散忠義駐南京節制諸軍左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經畧邊事克寧改益都尹兼山東路兵馬都總管行軍都統四年元帥府欲遣左都監璋以兵四千由水路進詔曰可付都統徒單習顯仍益兵二千擇良將副之璋可經畧山東於是克寧出軍楚泗之間與宋將魏勝相拒于楚州之十八里口魏勝取弊舟鑿其底貫以大木列植水中別以船載巨石貫以鐵鑊沉

之水底以塞十八里口及淮渡舟路以步兵四萬人屯於淮渡南岍運河之間克寧使斜卯和尚選善游者沒水繫大繩植木上數百人於岍上引繩曳一植木皆拔出之徹去沉船進至淮口宋兵來拒隔水矢石俱發斜卯和尚以竹編籬捍矢石復拔去植木沉船師遂入淮與宋兵奪渡口合戰數四猛安長壽先行薄岍水淺先率勁卒數人涉水登岍敗其津口兵五百人餘衆皆濟宋兵四百餘自清河口來鎮國上將軍蒲察阿里合懣以步兵百人禦之克寧自與扎也銀朮可五騎先行六七里與戰銀朮可先登奮擊敗之宋大兵整陣來拒克

寧麾兵前戰自旦至午宋兵敗踰運河爲陣餘衆數千皆走入營中克寧使以火箭射其營舍盡焚踰河撤橋與其大軍相會隔水射之宋兵不能爲陣猛安鈔兀以六十騎擊宋騎兵千餘不利少却克寧以猛安賽刺九十騎橫擊之宋兵大敗追至楚州射殺魏勝遂取楚州及淮陰縣是役也賽刺功居多是時宋屢遣使請和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約以世爲叔姪國割還海泗唐鄧四州宋人尙遷延有請及克寧取楚州宋人乃大懼一一如約兵罷改大名尹歷河間東平尹召爲都點檢十一年從丞相志寧北伐還師十一月皇太子生日世宗

置酒東宮賜克寧金帶明年遷樞密副使兼知大興府  
事改太子太保樞密副使如故拜平章政事封密國公  
克寧女嫁爲瀋王永成妃得罪克寧不悅求致仕不許  
罷爲東京留守明年上將復相克寧改南京留守兼河  
南統軍使遣使者諭之曰統軍使未嘗以留守兼之此  
朕意也可過京師入見克寧至京師復拜平章政事授  
世襲不扎土河猛安兼親管謀克世宗欲以制書親授  
克寧主者不知上意及克寧已受制上謂克寧曰此制  
朕欲親授與卿誤授之於外也又曰朕欲盡徙卿宗族  
在山東者居之近地卿族多官田少無以盡給之乃選

其最親者徙之十九年拜右丞相徙封譚國公克寧辭曰臣無功不明國家大事更內外重任當自愧乞歸田里以盡餘年上曰朕念衆人之功無出卿右者卿慎重得大臣體毋復多讓克寧出朝上使徒單懷忠諭之曰凡人醉時醒時處事不同卿今日親賓慶會可一飲過今日可勿飲也克寧頓首謝曰陛下念臣及此臣之福也克寧爲相持正守大體至於簿書期會不屑屑然也世宗嘗曰習顯在樞密未嘗有過舉謂克寧曰宰相之職進賢爲上克寧謝曰臣愚幸得備位宰輔但不能明於知人以此爲恨耳二十一年左丞相守道爲尙書令

克寧於左丞相徙封定國公懇求致仕上曰汝立功立  
事迺登相位朝廷是賴年雖及未可去也後三日與守  
道奏事俱跪而請曰臣等齒髮皆衰幸陛下賜以餘年  
上曰上相坐而論道不惟其官惟其人豈可屢改易之  
邪頃之克寧改樞密使而難其代復以守道爲左丞相  
虛尙書令位者數年其重如此未幾以司徒兼樞密使  
二十二年詔賜今名二十三年克寧復以年老爲請上  
曰卿昔在政府勤勞夙夜除卿樞密使亦可以優逸矣  
朕念舊臣無幾人萬一邊隅有警選將帥授方畧山川  
險要兵道軍謀舍卿誰可與共者勉爲朕留克寧乃不



敢復言二十四年世宗幸上京皇太子守國詔左丞相  
守道與克寧俱留中都輔太子上謂克寧曰朕巡省之  
後萬一有事卿必躬親之毋忽細微圖難於其易可也  
二十五年左丞相守道賜宴北部詔克寧行左丞相事  
是時世宗自上京還次天平山清暑皇太子薨於京師  
諸王妃主入宮弔哭奴婢從入者多頗喧雜不嚴克寧  
遣出之身護宮門嚴飭殿廷宮門禁衛如法然後聽宗  
室外戚入臨從者有數謂東宮官屬曰主上巡幸未還  
宮闕太子不幸至于大故汝等此時能以死報國乎吾  
亦不敢愛吾生也辭色俱厲聞者肅然敬憚章宗時爲

金源郡王哀毀過甚克寧諫曰哭泣常禮也郡王身居  
冢嗣豈以常禮而忘宗社之重乎召太子侍讀完顏匡  
曰爾侍太子日久親臣也郡王哀毀過甚爾當固諫謹  
視郡王勿去左右世宗在太平山皇太子訃至哀慟者  
屢矣聞克寧嚴飭宮衛謹護皇孫嘉其忠誠而愈重之  
九月世宗還京師十一月克寧表請立金源郡王爲皇  
太孫以係天下之望其畧曰今宣孝皇太子陵寢已畢  
東宮虛位此社稷安危之事陛下明聖超越前古寧不  
察此事責果斷不可緩也緩之則起覬覦之心來讒佞  
之言讒佞之言起雖欲無疑得乎茲事深可畏大可慎

而不畏不愼豈惟儲位久虛而骨肉之禍自此始矣臣  
愚不避危身之罪伏願亟立嫡孫金源郡王爲皇太孫  
以釋天下之惑塞覬覦之端絕構禍之萌則宗廟獲安  
臣民蒙福臣備位宰相不敢不盡言惟陛下裁察踰月  
有詔起復皇孫金源郡王判大興尹封原王世宗諸子  
中趙王永中最長其母張玄徵女玄徵子汝弼爲尙書  
左丞二十六年世宗出汝弼爲廣平尹於是左丞相守  
道致仕遂以克寧爲太尉兼左丞相原王爲右丞相因  
使克寧輔導之原王爲丞相方四日世宗問之曰汝治  
事幾日矣對曰四日京尹與省事同乎對曰不同上笑

曰京尹浩穰尙書省總大體所以不同也數日復謂原  
王曰宮中有四方地圖汝可觀之知遠近阨塞也世宗  
與宰相論錢幣上曰中外皆患錢少今京師積錢止五  
百萬貫除屯兵路分其他郡縣錢可運至京師克寧曰  
郡縣錢盡入京師民間錢益少矣若起運其半其半變  
折輕齎庶幾錢貨流布也上嘉納之章宗雖封原王爲  
丞相克寧猶以未正太孫之位屢請於世宗世宗嘆曰  
克寧社稷之臣也十一月戊午宰相入見于香閣旣退  
原王已出克寧率宰臣屏左右奏立太孫世宗許之庚  
申詔立原王右丞相爲皇太孫明日徒單公弼尙息國

公主納幣賜六品以上宴于慶和殿上謂諸王大臣曰  
太尉忠實明達漢之周勃也稱嘆再三克寧進酒上舉  
觴爲之醕有詔給太尉假三日明年正月復求解機務  
上曰卿遽求去邪豈朕用卿有未盡乎或因喜怒用刑  
賞乎其他宰相未有能如卿者宜勉留以輔朕卿若思  
念鄉土可以一往不必謝政事三月一日朕之生辰卿  
不必到從容至暑月還京師相見四月克寧還朝入見  
上上問曰卿往鄉中百姓皆安業否克寧曰生業頗安  
然初起移至彼未能滋殖耳未幾以丞相監修國史上  
問史事奏曰臣聞古者人君不觀史願陛下勿觀上曰

朕豈欲觀此深知史事不詳故問之耳初瀘溝河決久不能塞加封安平侯久之水復故道上曰鬼神雖不可窺測卽獲感應如此克寧奏曰神之所佑者正也人事乖則弗享矣報應之來皆由人事上曰卿言是也世宗頗信神仙浮圖之事故克寧及之宋前主殂宋主遣使進遺留物上恠其禮物薄克寧曰此非常貢責之近於好利上曰卿言是也乃以其玉器五事玻璃器大小二十事及茶器刀劍等還之二十八年十一月癸丑上幸克寧第初上欲以甲第賜克寧克寧固辭乃賜錢因其舊居宏大之畢工上臨幸賜金器錦繡重綵克寧亦有

獻上飲權甚解御衣以衣之詔畫克寧像藏內府十二月乙亥世宗不豫甲申克寧率宰執入問起居上曰朕疾殆矣謂克寧曰皇太孫年雖弱冠生而明達卿等竭力輔之又曰尙書省政務權聽於皇太孫克寧奏曰陛下幸上京時宣孝太子守國許除六品以下官今可權行也上曰五品以下亦何不可乙酉詔皇太孫攝行政事注授五品以下官詔太孫與諸王大臣俱宿禁中克寧奏曰皇太孫與諸王宜別嫌疑正名分宿止同處禮有未安詔太孫居慶和殿東廡丙戌詔克寧以太尉兼尙書令封延安郡王平章政事襄爲右丞相右丞張汝

霖爲平章政事戊子詔克寧襄汝霖宿於內殿二十九  
年正月癸巳世宗崩于福安殿是日克寧等宣遺詔立  
皇太孫爲皇帝是爲章宗徙封爲東平郡王詔克寧朝  
朔望朝日設坐殿上克寧固辭詔近臣勉諭克寧涕泣  
謝曰憐憫老臣幸免常朝豈敢當坐禮其後每朝必爲  
克寧設坐克寧侍立益敬卽位詔文凡除名開落官吏  
並量材錄用張汝霖奏眞盜枉法不可恕克寧曰陛下  
初卽位行非常之典賊吏誤沾恩宥其害小國之大信  
不可失也章宗深然之無何進拜太傅兼尙書令賜尙  
衣玉帶乞致仕不許詔譯諸葛孔明傳賜之詔尙書省



曰太傅年高旬休外四日一居休大事錄之細事不須親也賜金五百兩銀五千兩錢千萬重綵二百端絹二千匹尙書省奏猛安謀克願試進士者聽之上曰其應襲猛安謀克者學於太學可乎克寧曰承平日久今之猛安謀克其材武已不及前輩萬一有警使誰禦之習辭藝忘武備於國弗便上曰太傅言是也章宗初卽位頗好辭章而疆場方有事故克寧言及之明昌二年克寧屬疾章宗往視之克寧頓首謝曰臣無似嘗蒙先帝任使陛下卽位屬以上相今臣老病將先犬馬填溝壑無以輔明主綏四方陛下念臣駑怯親枉車駕臨幸死

有餘罪矣是日卽榻前拜太師封淄王加賜甚厚是歲  
二月薨遺表其大槩言人君往往重君子而反疎之輕  
小人而終昵之願陛下慎終如始安不忘危而言不及  
私詔有司護喪事歸葬于萊州諡曰忠烈明昌五年配  
享世宗廟廷圖像衍慶宮大安元年改配享章宗廟廷  
贊曰徒單克寧可謂大臣矣功高而身愈下位盛而心  
愈勞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  
以長守富貴故曰忠信匪懈不施其功履盛滿而不忘  
德之上也孜孜勉勉恪守職業不居不可成不事不可  
行人主知之次也諫期必行言期必聽爲其事必有其

功者又其次也

金史卷九十二

金史卷九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三十一

顯宗諸子

琮

瓌

從彝

從憲

玠

章宗諸子

洪裕

洪靖

洪熙

洪衍

洪輝

忒鄰

衛紹王子

從恪

宣宗諸子

莊獻太子

玄齡

守純

獨吉思忠

承裕

僕散揆

抹撚史訖搭

宗浩

顯宗孝懿皇后生章宗昭聖皇后生宣宗諸姬田氏生  
鄆王琮瀛王瓌霍王從彝劉氏生瀛王從憲王氏生温  
王玠

鄆王琮本名承慶母田氏其後封裕陵克華琮儀觀豐  
偉機警清辨性寬厚好學世宗選進士之有名行者納

坦謀嘉教之女直小字及漢字皆通習及長輕財好施無愠色善唵咏不喜聞人過至于騎射繪塑之藝皆造精妙大定十八年封道國公二十六年加崇進章宗卽位遷開府儀同三司封鄆王明昌元年授婆速路獲火羅合打世襲猛安留京師五年薨上輟朝親臨奠于殯所謚曰莊靖改莊惠

瀛王瓌本名桓篤鄆王琮之同母弟也重厚寡言內行修飭工詩精于騎射書藝女直大小字大定二十二年封崇國公二十六年加崇進章宗卽位遷開府儀同三司封瀛王明昌三年薨勅葬事所須皆從官給命工部

侍郎胥持國等典喪事比葬帝三臨奠哭之慟諡曰文敬其後帝謂輔臣曰王性忠孝兄弟中最爲善人故朕嘗令在左右溫王雖幼亦佳不二旬俱逝良可哀悼霍王從彛本名阿憐母田氏早卒溫妃石抹氏養爲己子大定二十五年封宿國公加崇進二十六年賜名瓚章宗卽位封沂王明昌元年諭旨有司曰豐鄆瀛沂四王府各賜奴婢七百人四年詔追封故魯王永功爲趙王以從彛爲趙王後承安元年爲兵部尙書改封蔡四年除祕書監泰和五年賜今名八年封霍貞祐二年薨瀛王從憲本名吾里不母劉氏後封裕陵茂儀大定二

十六年賜名琦章宗卽位加開府儀同三司封壽王承安元年以郊祀恩進封英四年改封瀛泰和五年更賜今名六年授祕書監八年薨從憲風儀秀峙性寬厚善騎射待府僚以禮秩滿去者皆有贖帝尤愛重初以病聞卽臨問之賜錢五百萬還宮詔府僚上其疾增損狀仍勅門司夜一鼓卽奏比五更重言之及薨上哭之慟爲輟朝臨奠者再諭旨判大睦親府事宛王永升曰瀛王家事叔宜規畫聞其二姬方孕若生子卽以付之以右宣徽使移刺都護其喪葬歛以內庫之服其餘所須亦從官給諡曰敦懿



金史卷九十二 及作  
溫王玠本名謀良虎母王氏後封裕陵婉儀玠幼穎秀  
性溫厚好學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卽位加開府儀同三  
司封溫王明昌三年薨年十一訃聞上爲輟朝親臨奠  
哭之諡曰悼敏

章宗欽懷皇后生絳王洪裕資明夫人林氏生荆王洪  
靖諸姬生榮王洪熙英王洪衍壽王洪輝元妃李氏生  
葛王忒隣

洪裕大定二十六年生是時顯宗薨逾年世宗深感及  
聞皇曾孫生喜甚滿三月宴于慶和殿賜曾孫金鼎金  
香合重綵二十端骨觀犀吐鵲玉山子兔兒垂頭一副

名馬二匹章宗進玉雙駝鎮紙玉琵琶撥玉鳳鈎骨靚  
犀具佩刀衣服一襲世宗御酒歌歡乙夜方罷二十八  
年十月丙寅薨明昌三年追封絳王賜名

洪靖本名阿虎懶明昌三年王生而警秀上所鍾愛四  
年薨承安四年追封荆王賜名加開府儀同三司

洪熙本名訛曾不明昌三年生未彌月薨承安四年追  
封榮王賜名開府儀同三司

洪衍本名撒改明昌四年生未幾薨承安四年追封英  
王賜名加開府儀同三司

洪輝本名訛論承安二年五月生彌月封壽王閏六月

金史卷九十三 列傳  
四  
壬午病急風募能醫者加宣武將軍賜錢五百萬甲申  
疾愈印無量壽經一萬卷報謝衍慶宮作普天大醮七  
日無奏刑名仍禁屠宰十月丁亥薨備禮葬

咸隣泰和二年八月生上久無皇嗣祈禱于郊廟衍慶  
宮亳州太清宮至是喜甚彌月將加封三等國號無愜  
上意者念世宗在位最久年最高初封葛王遂封爲葛  
王十二月癸酉生滿百日放僧道度牒三千道設醮立  
真觀宴于慶和殿百官用天壽節禮儀進酒稱賀三品  
以上進禮物泰和三年薨

衛紹王六子大定二十六年賜名猛安曰琚按出曰瑄

按辰曰瓌泰和七年詔按辰出繼鄭王永蹈後詔曰朕追惟鄭邸誤蹈非彞藁窆原野多歷歲年怛然軫懷有不能已乃詔追復王爵備禮改葬今稽式古典命汝爲鄭王後守其祭祀大安元年封子六人爲王從恪胙王有任王鞏王餘弗傳是歲從恪爲左丞相二年八月立從恪爲皇太子至寧末胡沙虎殺衛王從恪兄弟皆廢居中都貞祐二年徙鄭州四年徙居南京天興元年崔立以從恪爲梁王汴京破死焉

贊曰章宗晚年繼嗣不立遂屬意衛紹王衛紹紹歷年不永諸子凡禁錮二十餘年鎬厲王諸子禁錮四十餘年

長女鰥男皆不得婚嫁天興初方弛其禁金亡祚後可知矣

莊獻太子名守忠宣宗長子也其母未詳說在王后傳胡沙虎既廢衛王時上未至卽迎守忠入居東宮貞祐元年閏九月甲申立爲皇太子詔曰朕以眇躬嗣服景命念祖宗之遺統方夙夜以靡遑將上以承九廟之靈而下以係多方之望皇太子守忠性秉溫良地居長嫡以次第言之則宜升儲嗣以典禮質之則足愜羣情其立爲皇太子十月己未以鎮國上將軍太子少保阿魯罕爲太子少師庚申上遣諭曰朕宮中每事裁減汝亦

宜知時難斟酌搏節也又謂曰時方多艱每事當從貶損吾已放宮人百餘矣東宮無用者亦宜出之汝讀書人必能知此也二年四月宣宗遷汴留守中京七月召至汴三年正月薨上臨奠殯所凡四次四月葬迎朔門外五里諡莊獻五月立其子鏗爲皇太孫始二歲十二月薨四年正月賜諡冲懷太孫

玄齡或曰莊獻太子母弟早卒未封爵或曰麗妃史氏所生

荆王守純本名盤都宣宗第二子也母曰眞妃龐氏貞祐元年封濮王二年爲殿前都點檢兼侍衛親軍都指

揮使權都元帥上諭帥府曰濮王年幼公事殊未諸卿等毋以朕子故不相規戒凡見將校令謙和接遇可也三年爲樞密使四年拜平章政事興定元年授世襲東平府路三屯猛安三年以知管差除令史梁璣誤書轉運副使張正倫宣命奏乞治罪上曰令史有犯宰臣自當治之何必關朕耶是年三月進封英王時監察御史程震言其不法宣宗切責杖司馬及大奴尤不法者數人四年九月守純欲發丞相高琪罪密召知案蒲鮮石魯刺令史蒲察胡魯員外郎王阿里謀之且屬令勿泄而石魯刺胡魯輒以告都事僕散奴失不奴失不白高

琪及高琪伏誅守純劾三人者泄密事奴失不處死除  
名石魯刺胡魯各杖七十勒停元光二年三月壬子上  
戒諭守純曰始吾以汝爲相者庶幾相輔不至爲人譏  
病耳汝乃惟飲酒耽樂公事漫不加省何耶吾常聞人  
言已過雖自省無之亦未敢容易去懷也又曰吾所以  
責汝者但以崇飲不事事之故汝勿過慮遂至奪權今  
諸相皆老臣每事與之商略使無貽物議足矣是年十  
二月庚寅宣宗病喉痺危篤將夕守純趣入侍哀宗後  
至東華門已閉聞守純在宮分遣樞密院官及東宮親  
衛軍總領移刺蒲阿集軍三萬餘屯東華門外部署定



扣門求見都點檢駙馬都尉徒單合住奏中宮得旨領符鑰開門哀宗入宰相把胡魯已遣人止丞相高汝礪不聽入宮以護衛四人監守純於近侍局是夕宣宗崩明日哀宗卽位正大元年正月進封荆王罷平章政事判睦親府封真妃龐氏爲荆國太妃三月或告守純謀不軌下獄推問慈聖宮皇太后有言於帝由是獲免語在皇后傳守純三子長曰訛可封肅國公天興元年二月進封曹王出質於軍前次曰某封戴王次曰孛德封鞏王天興初守純府第產肉芝一株高五寸許色紅鮮可愛旣而枝葉津流濡地成血臭不可聞剷去復生者

再夜則房榻間羣狐號鳴秉燭逐捕則失所在未幾訛  
可出質哀宗遷歸德明年正月崔立亂四月癸巳守純  
及宗室皆死青城

贊曰詩云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信哉守忠立爲太子未幾而薨其子鏗立又薨哀宗復  
乏嗣豈非天乎正大間國勢日蹙本支殆盡哀宗尙且  
疎忌骨肉非明惠之賢荆王幾不能免豈宗子惟城之  
道哉

獨吉思忠本名千家奴明昌六年爲行省都事累遷同  
簽樞密院事承安三年除興平軍節度使改西北路招

討使初大定間修築西北屯戍西自坦舌東至胡烈么  
幾六百里中間堡障工役促迫雖有墻隍無女墻副堤  
思忠增繕用工七十五萬止用屯戍軍卒役不及民上  
嘉其勞賜詔獎諭曰直乾之維搯邊之要正資守備以  
靖翰藩垣壘弗完營屯未固卿督茲事役唯用戍兵民  
不知勞時非淹久已臻休畢仍底工堅賴爾忠勤辦茲  
心畫有嘉乃力式副予懷賜銀五百兩重幣十端入爲  
簽樞密院事轉吏部尙書拜參知政事泰和五年宋渝  
盟有端平章政事僕散揆宣撫河南揆奏宋人懦弱韓  
侂胄用事請遣使詰問上召大臣議左丞相崇浩曰宋

久敗之國必不敢動思忠曰宋雖羈栖江表未嘗一日忘中國但力不足耳其後果如思忠策六年四月上召大臣議伐宋事大臣猶言無足慮者或曰鼠竊狗盜非用兵也思忠執前議曰不早爲之所彼將誤也上深然之七年正月元帥左監軍紇石烈執中圍楚州久不能下宰臣奏請命大臣節制其軍及益兵攻之思忠請行上曰以執政將兵攻一小州克之亦不武乃用唐宰相宣慰諸軍故事以思忠克淮南宣慰使持空名宣勅賞立功者詔大臣宿于祕書監各具奏帖以聞明日詔百官集議于廣仁殿問對者久之旣而宋人來請和議遂

寢頃之進拜尚書右丞大安初拜平章政事三年與參知政事承裕將兵屯邊方繕完烏沙堡思忠等不設備大元前兵奄至取烏月營思忠不能守乃退兵思忠坐解職衛紹王命參知政事承裕行省既而敗績于會河堡云

承裕本名胡沙頗讀孫吳書以宗室子克符寶祇候除中都左警巡副使通括戶籍百姓稱其平遷殿中侍御史改右警巡使彰德軍節度副使刑部員外郎轉本部郎中歷會州惠州刺史遷同知臨潢府事改東北路招討副使以病免起爲西南招討副使泰和六年伐宋遷

陝西路統軍副使俄改通遠軍節度使陝西兵馬都統副使與秦州防禦使完顏璘屯成紀界宋吳曦兵五萬由保岔姑蘇等谷襲秦州承裕璘以騎兵千餘人擊走之追奔四十里凡六戰宋兵大敗斬首四千餘級詔承裕曰昔乃祖乃父戮力戎旅汝年尙少善於其職故命汝與完顏璘同行出界昔汝自言得兵三萬足以辦事今以石抹仲溫朮虎高琪及青宜可與汝軍相合計可六萬斯亦足以辦矣仲溫高琪兵道險阻汝兵道甚易也自秦州至仙人關纔四百里耳從長計畫以副朕意詔完顏璘曰汝向在北邊以幹勇見稱頃以過失逮問

有司近知與宋人奮戰故特赦免仍克副統如能佐承裕立功業朕於官賞豈復吝惜聞汝臨事頗黠若復自速罪且不赦汝矣宋吳曦使其將馮興楊雄李珪以步騎八千入赤谷承裕璘及河州防禦使蒲察秉鉉逆擊破之宋步兵保西山騎兵走赤谷承裕遣部將唐括按荅海率騎二百馳擊宋步兵甲士蒙括挺身先入乘之宋步兵大潰追奔至皂郊城斬二千餘級猛安把添奴追宋騎兵殺千餘人斬楊雄李瑾于陣馮興僅以身免承裕進兵克成州八年罷兵遷河南東路統軍使兼知歸德府事俄改知臨潢府事賜金帶重幣十端銀百五

十兩大安初召爲御史中丞三年拜參知政事與平章政事獨吉思忠行省戍邊烏沙堡之役不爲備失利朝廷獨坐思忠詔承裕王兵事八月大元大兵至野狐嶺承裕喪氣不敢拒戰退至宣平縣中土豪請以土兵爲前鋒以行省兵爲聲援承裕畏怯不敢用但問此去宣德間道而已土豪嗤之曰溪澗曲折我輩諳知之行省不知用地利力戰但謀走耳今敗矣其夜承裕率兵南行大元兵踵擊之明日至會河川承裕兵大潰承裕僅脫身走入宣德大元游兵入居庸關中都戒嚴識者謂金之亡決於是役衛紹王猶薄其罪除名而已崇慶元



年起爲陝西安撫使至寧元年遷元帥右監軍兼咸平府路兵馬都總管與契丹留可戰敗績改同判大睦親府事遼東宣撫使貞祐初改臨海軍節度使卒

贊曰曹劇有言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夫兵以氣爲主會河堡之役獨吉思忠承祐沮喪不可復振金之亡國兆於此焉

僕散揆本名臨喜其先上京人左丞相兼都元帥沂國武莊公忠義之子也少以世胄選爲近侍奉御大定十五年尙韓國大長公主擢器物局副使特授臨潢府路赫沙阿世襲猛安歷近侍局副使尙衣局使拱衛直副

都指揮使爲殿前左衛將軍罷職世宗諭之曰以汝宣  
獻皇后之親故令尙主置之宿衛謂當以忠孝自勵日  
者乃與外人竊議汝腹中事朕不能測其罷歸田里尋  
起爲灤州刺史改蠡州入爲兵部侍郎大理卿刑部尙  
書章宗卽位出爲泰定軍節度使改知臨洮府事以政  
蹟聞升河南路統軍使陝西提刑司舉揆剛直明斷獄  
無冤滯禁戢家人百姓莫識其面積石洮二州舊寇皆  
遁商旅得通於是進官一階仍詔褒論明昌四年鄭王  
禾蹈謀逆事覺揆坐嘗私品藻諸王獨稱禾蹈性善靜  
好事乃免死除名未幾復五品階起爲同知崇義軍節

度使事以戰功遷西北路副招討進官七階賜金馬盃一銀二百兩重綵一十端復以戰功升西南路招討使兼天德軍節度使賜金五十兩重綵一十端復出禦邊嘗轉戰出塞七百里至赤胡覩地而還優詔褒諭遷一官仍許其子安貞尙邢國長公主且許揆入謝禮成歸鎮會韓國大長公主薨揆來赴上諭之曰北邊之事非卿不能辦乃賜戰馬二卽日遣還揆泂徼築壘穿塹連亘九百里營柵相望烽候相應人得恣田牧北邊遂寧復以手詔褒諭且欲大用以知興中府事紇石烈子仁代之勅盡以方畧授子仁旣入拜參知政事改授中都

路胡土愛割蠻世襲猛安進拜尙書右丞尋出經畧邊  
事還拜平章政事封濟國公泰和五年宋人渝盟以揆  
爲宣撫河南軍民使上諭之曰朕卽位以來任宰相未  
有如卿之久者若非君臣道合一體同心何以及此先  
丞相亦嘗總師南邊効力先朝今復委卿諒無過舉朕  
非好大喜功務要寧靜內外宋人屈服無復可議若恬  
不改可整兵渡淮掃蕩江左以繼爾先公之功卽以尙  
廐名馬玉束帶內府重綵及御藥賜之揆至汴蒐練將  
士軍聲大振會天壽節特遣其子安貞賜宴且命持白  
玉杯以飲揆及上秋獵所親獲鹿尾舌爲賜宋人服罪

卽罷宣撫使召揆還六年春宋人復數路來侵取泗州  
取靈壁圍壽春命揆爲右副元帥以討之揆至軍前集  
諸將校告以朝廷弔代之意分遣將士禦敵復取臨淮  
蘄縣而符離壽春之圍亦解去敵屢敗衄悉遁出境上  
卽遣提點近侍局烏古論慶壽持手詔勞問征討事宜  
仍賜玉具劍一玉荷蓮盞一金器一百兩重綵一十端  
尋復以詔褒諭賜玉鞍勒馬二及玉具佩刀內府重綵  
御藥以旌其功宋人旣敗退上欲進討乃召揆赴關戒  
以師期宴于慶和殿親諭之曰朕以趙擴背盟侵我疆  
場命卿措書會未期月諸處累報大捷振我國威挫彼

賊鋒皆卿之力朕不能忘是日寵錫甚厚特收其次子  
寧壽爲奉御乃密授以成算俾還軍十一月揆總大軍  
南伐分兵爲九路進揆以行省兵三萬出潁壽至淮宋  
人旅拒于水南揆密遣人測淮水惟八壘灘可涉卽遣  
奧屯驤揚兵下蔡聲言欲渡宋帥何汝礪姚公佐悉銳  
師屯花靨以備揆乃遣右翼都統完顏賽不先鋒都統  
納蘭邦烈潛渡八壘駐南岸揆麾大軍直壓其陣敵不  
虞我卒至皆潰走自相蹂踐死于水者不可勝計進奪  
潁口下安豐軍遂攻合肥取滁州盡獲其軍實上遣使  
諭之曰前得卿奏先鋒已奪潁口偏師又下安豐斬馘

之數各以萬計近又西帥秦捷棗陽光化既爲我有樊城鄧城亦自潰散又聞隨州闔城歸順山東之衆久圍楚州隴右之師剋期出界卿提大兵攻合肥趙擴聞之料已破膽失其神守度彼之計乞和爲上昔嘗畫三事付卿以今事勢計之徑渡長江亦其時矣淮南旣爲我有際江爲界理所宜然如使趙擴奉表稱臣歲增貢幣縛送賊魁還所俘掠一如所論亦可罷兵卿宜廣爲渡江之勢使彼有必死之憂從其所請而縱之僅得餘息偷生豈敢復萌他慮卿於此時經營江北勞俸安集除其虐政橫賦以良吏撫字疲民以精兵分守要害雖未

係趙擴之頸而朕前所畫三事上功已成矣前入見時已嘗議定今復諄諄者欲決卿成功爾機會難遇卿其勉之既而宋帥丘宥果奏書乞和揆以前五事諭而遣之復進軍圍和州敵以騎萬五千駐六合揆偵知之卽以右翼掩擊斬首八千級進屯于瓦梁河以控真揚諸路之衝乃整列軍騎畢張旗幟沿江上下皆金兵焉於是江表震恐宋真州兵數萬保河橋復遣統軍紇石烈子仁往攻之分軍涉淺潛出敵後敵見之大驚不戰而潰斬首二萬餘級生擒其帥劉佺常思敬蕭從德莫子容皆宋驍將也遂下真州宋復遣陳璧來告和揆以乞



辭未誠徒欲緩師郤之宋人既喪敗不獲請成乃決巨勝成公雷塘渚積水以爲阻盡焚其廬舍儲積過江遁去揆以方春地濕不可久留且欲休養士馬遂振旅而還次下蔡遇疾詔遣宣徽使李仁惠及其子寧壽引太醫診視仍遣中使撫問泰和七年二月薨訃聞上哀悼之輟朝遣使迎喪殯于都城之北百官會弔車駕臨奠哭之賻銀一千五百兩重幣五十端絹五百疋其葬祭物皆從官給諡曰武肅揆體剛內和與物無忤臨民有惠政其爲將也軍門鎮靜賞罰必行初渡淮卽命撤去浮梁所至皆因糧于敵無餽運之勞未嘗輕用士卒而

與之同甘苦人亦樂爲之用故南征北伐爲一代名將  
云

抹撚史挖搭臨潢路人也其先以功授世襲謀克史挖  
搭幼襲爵守邊有勞泰和六年南鄙用兵授同知蔡州  
防禦使事五月宋將李爽圍壽州田俊邁陷蘄縣平章  
政事僕散揆謂諸將曰符離彭城齊魯之蔽符離不守  
是無彭城彭城陷則齊魯危矣乃遣安國軍節度副使  
納蘭邦烈與史挖搭以精騎三千戍宿州俊邁果率步  
騎二萬來襲邦烈史挖搭逆擊大破之邦烈中流矢郭  
倬李汝翼以衆五萬繼至遂圍城攻之甚力城中叢射

敵不能逼會滂雨潦溢敵露處勞倦邦烈遣騎二百潛出敵後突擊之敵亂史挖搭率騎蹂之殺傷數千人敵復聞援軍將至遂夜遁邦烈史挖搭躡其後黎明合擊大破之獲田俊邁十月揆以行省兵三萬出潁壽史挖搭爲驍騎將中軍副統克安豐軍戰霍丘花靨功居多十二月從攻和州中流矢卒史挖搭形不過中人而拳勇善鬪所用槍長二丈軍中號爲長槍副統又工用手箭箭長不盈握每用百數散置鎧中遇敵抽箭以鞭揮之或以指鉗取飛擲數矢齊發無不中敵以爲神其箭皆以智劍雖子弟亦不能傳其法在北部守鳳山營敵

尤畏之不敢近及死將士皆惋惜之

內族宗浩字師孟本名老昭祖四世孫太保兼都元帥  
漢國公昂之子也貞元中爲海陵庶人入殿小底世宗  
卽位遼陽昂遣宗浩馳賀世宗見之喜命克符寶祇候  
大定二年冬昂以都元帥置幕山東宗浩領萬戶從行  
仍授山東東路兵馬都總管判官丁父憂起復承襲因  
閔幹魯渾猛安授河南府判官以母喪解服闋授同知  
陝州防禦使事察廉能第一等進官一階陞同知彰化  
軍節度使事累遷同簽樞密院事改曷蘇館節度使世  
宗謂宰臣曰宗浩有才幹可及者無幾二十三年徵爲

大理卿踰年授山東路統軍使兼知益都府事陞辭世宗諭之曰卿年尙少以卿近屬有治迹故以此授卿宜體朕意因賜金帶遣之二十六年爲賜宋主趙昀生日使還授刑部尙書俄拜參知政事章宗卽位出爲北京留守三轉同判大睦親府事北方有警命宗浩佩金虎符駐秦州便宜從事朝廷發上京等路軍萬人以戍宗浩以糧儲未備且度敵未敢動遂分其軍就食隆肇間是冬果無警北部廣吉刺者尤桀驁屢脅諸部入塞宗浩請乘其春暮馬弱擊之時阻鞞亦叛內族襄行省事于北京詔議其事襄以謂若攻破廣吉刺則阻鞞無東

顧憂不若留之以牽其勢宗浩奏國家以堂堂之勢不能掃滅小部顧欲藉彼爲捍乎臣請先破廣吉刺然後提兵北滅阻鞮章再上從之詔諭宗浩曰將征北部固卿之誠更宜加意毋致後悔宗浩覘知合底忻與婆速火等相結廣吉刺之勢必分彼旣畏我見討而復掣肘仇敵則理必求降可呼致也因遣主簿撤領軍二百爲先鋒戒之曰若廣吉刺降可就徵其兵以圖合底忻仍偵餘部所在速使來報大軍當進與汝擊破之必矣合底忻者與山只昆皆北方別部恃強中立無所羈屬往來阻鞮廣吉刺間連歲擾邊皆二部爲之也撤入敵境

廣吉刺果降遂徵其兵萬四千騎馳報以待宗浩北進  
命人齎三十日糧報撒會于移米河共擊敵而所遣人  
誤入婆速火部由是東軍失期宗浩前軍至忒里葛山  
遇山只昆所統石魯渾灘兩部擊走之斬首千二百級  
俘生口車畜甚衆進至呼歇水敵勢大蹙於是合底忻  
部長白古帶山只昆部長胡必刺及婆速火所遣和火  
者皆乞降宗浩承詔諭而釋之胡必刺因言所部必列  
土近在移米河不肯偕降乞討之乃移軍趨移米與迪  
列土遇擊之斬首三百級赴水死者十四五獲牛羊萬  
二千車帳稱是合底忻等恐大軍至西渡移米棄輜重

遁去撒與廣吉利部長忒里虎追躡及之於窰里不水  
縱擊大破之婆速火九部斬首溺水死者四千五百餘  
人獲駝馬牛羊不可勝計軍還婆速火乞內屬并請置  
吏上優詔褒諭遷光祿大夫以所獲馬六千置牧以處  
之明年宴賜東北部尋拜樞密使封榮國公初朝廷置  
東北路招討司泰州去境三百里每敵入比出兵追襲  
敵已遁去至是宗浩奏徙之金山以據要害設副招討  
二員分置左右由是敵不敢犯會中都山東河北屯駐  
軍人地土不贍官田多爲民所冒占命宗浩行省事詣  
諸道括籍凡得地三十餘萬頃還坐以倡女自隨爲憲



司所糾出知真定府事徙西京留守復爲樞密使進拜  
尙書右丞相超授崇進時懲北邊不寧議築壕壘以備  
守戍廷臣多異同平章政事張萬公力言其不可宗浩  
獨謂便乃命宗浩行省事以督其役功畢上賜詔褒賚  
甚厚撒里部長隨括里八塞宗浩以兵追躡與僕散揆  
軍合擊之殺獲甚衆敵遁去詔徵還入見優詔獎諭躡  
遷儀同三司賜玉束帶一金器百兩重幣二十端進拜  
左丞相宋人畔盟王師南伐會平章政事揆病乃命宗  
浩兼都元帥往督進討宗浩馳至汴大張兵勢親赴襄  
陽巡師而還宋人大懼乃命知樞密院事張巖以書乞

和宗浩以辭旨未順却之仍諭以稱臣割地縛送元謀  
姦臣等事巖復遣方信孺齎其主趙擴誓藁來且言擴  
併發三使將賀天壽節及通謝仍報其祖母謝氏殂致  
書于都元帥宗浩曰方信孺還遠貽報翰及所承鈞旨  
仰見以生靈休息爲重曲示包容矜軫之意聞命踴躍  
私竊自喜卽具奏聞備述大金皇帝天覆地載之仁與  
都元帥海涵春育之德旋奉上旨亟遣信使通謝宸庭  
仍先令信孺再詣行省以請定議區區之愚實恃高明  
必蒙洞照重布本末幸垂聽焉兵端之開雖本朝失于  
輕信然痛罪姦臣之蔽欺亦不爲不早自去歲五月編

竄鄧友龍六月又誅蘇師旦等是特大國尙未嘗一出  
兵也本朝卽捐已得之泗州諸軍屯于境外者盡令徹  
戍而南悔艾之誠于茲可見惟是名分之論今昔事殊  
本朝皇帝本無佳兵之意況關繫至重又豈臣子之所  
敢言江外之地特爲屏蔽儻如來論何以爲國大朝所  
當念察至于首事人鄧友龍等誤國之罪固無所逃若  
使執縛以送是本朝不得自致其罰于臣下所有歲幣  
前書已增大定所減之數此在上國初何足以爲重輕  
特欲藉手以見謝過之實儻上國諒此至情物之多寡  
必不深計矧惟兵興以來連歲剝殘賦入屢蠲若又重

取于民是基元元無窮之困竊計大朝亦必有所不忍也於通謝禮幣之外別致微誠庶幾以此易彼其歸投之人皆雀鼠偷生一時竄匿往往不知存亡本朝旣無所用豈以去來爲意當隆興時固有大朝名族貴將南來者洎和議之定亦嘗約各不取索況茲瑣瑣誠何足云儻大朝必欲追求尙容拘刷至如泗州等處驅掠人悉當護送歸業夫締新好者不念舊惡成大功者不較小利欲望力賜開陳捐棄前過闊略他事玉帛交馳歡好如初海內寧謐長無軍兵之事功烈昭宣德澤洋溢鼎彝所紀方冊所載垂之萬世豈有旣乎重惟大金皇

帝誕節將臨禮當修賀兼之本國多故又言合遣人使  
接續津發已具公移企望取接伏冀鑒其至再至三有  
加無已之誠亟踐請盟之諾卽底于成感戴恩德永永  
無極誓書副本慮往復遷延就以錄呈初信孺之來自  
以和議遂成輒自稱通謝使所參議官大定中宋人乞  
和以王抃爲通問使所參議官信孺援以爲例宗浩怒  
其輕妄囚之以聞朝廷亦以其爲行人而不能孚兩國  
之情將留之遣使問宗浩宗浩曰今信孺事旣未集自  
知還必得罪拘之適使他日有以藉口不若數其怵易  
而釋遣之使歸自窮無辭以白其國人則擴侂胄必擇

謹厚者來矣於是遣之而復張巖書曰方信孺重以書來詳味其辭於請和之意雖若婉遜而所畫之事猶未悉從惟言當還泗州等驅掠而已至於責貢幣則欲以舊數爲增追叛亡則欲以橫恩爲例而稱臣割地縛送姦臣三事則並飾虛說弗肯如約豈以爲朝廷過求有不可從將度德量力足以背城借一與我軍角一日勝負者哉旣不能強又不能弱不深思熟慮以計將來之利害徒以不情之語形于尺牘而勤郵傳何也兵者凶器佳之不祥然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三皇五帝所不能免夫豈不以生靈爲念蓋犯順負義有不可恕者乃

者彼國犯盟侵我疆場帥府奉命征討雖未及出師姑以逐處戍兵隨宜捍禦所向摧破莫之敢當執俘折馘不可勝計餘衆震懾靡然奔潰是以所侵疆土旋卽底平爰及泗州亦不勞而復今乃自謂捐其已得歛軍徹戍以爲悔過之効是豈誠實之言據陝西宣撫司申報今夏宋人犯邊者十餘次並爲我軍擊退梟斬捕獲蓋以億計夫以悔艾罪咎移書往來丐和之間乃暗遣賊徒突我守圍冀乘其不虞以徼倖毫末然則所爲來請和者理安在哉其言名分之論今昔事殊者蓋與大定之事固殊矣本朝之於宋國恩深德厚莫可殫述皇統

謝章可槩見也至於世宗皇帝俯就和好三十年間恩澤之渥夫豈可忘江表舊臣于我大定之初以失在正隆致南服不定故特施大惠易爲姪國以鎮撫之今以小犯大曲在於彼旣以絕大定之好則復舊稱臣於理爲宜若爲非臣子所敢言在皇統時何故敢言而今獨不敢是又誠然乎哉又謂江外之地將爲屏蔽割之則無以爲國夫藩籬之固當守信義如不務此雖長江之險亦不可恃區區兩淮之地何足屏蔽而爲國哉昔江左六朝之時淮南屢嘗屬中國矣至後周顯德間南唐李景獻廬舒蘄黃畫江爲界是亦皆能爲國旣有如此



故實則割地之事亦奚不可自我師出疆所下州軍縣鎮已爲我有未下者卽當割而獻之今方信孺齋到誓書乃云疆界並依大國皇統彼之隆興年已畫爲定若是則旣不言割彼之地又翻欲得我之已有者豈理也哉又來書云通謝禮幣之外別備錢一百萬貫折金銀各三萬兩專以塞再增幣之責又云歲幣添五萬兩疋其言無可準況和議未定輒前具載約擬爲誓書又直報通謝等三番人使其自專如是豈協禮體此方信孺以求成自任臆度上國謂如此徑往則事必可集輕瀆誑紿理不可容尋具奏聞欽奉聖訓昔宣靖之際棄信

背盟我師問罪嘗割三鎮以乞和今既無故興兵蔑棄  
信誓雖盡獻江淮之地猶不足以自贖況彼國嘗自言  
叔父姪子與君臣父子略不相遠如能依舊稱臣卽許  
以江淮之間取中爲界如欲世爲子國卽當盡割淮南  
直以大江爲界陝西邊面並以大軍已占爲定據元謀  
姦臣必使縛送緣彼懇欲自致其罰可令函首以獻外  
歲幣雖添三萬兩正止是復皇統舊額而已安得爲增  
可令更添五萬兩正以表悔謝之實向汴陽乞和時嘗  
進賞軍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表段裏絹各一百  
萬牛馬騾各一萬驢一千書五監今卽江表一隅之地

與昔不同特加矜憫止令量輸銀一千萬兩以克犒軍  
之用方信孺言語反覆不足取信如李犬性朱致和李  
璧吳瑄輩似乎忠實可遣詣軍前稟議據方信孺詭詐  
之罪過於胡昉然自古兵交使人容在其間姑放令回  
報伏遇主上聖德寬裕光大天覆地容包荒宥罪其可  
不欽承以仰副仁恩之厚儻猶有所稽違則和好之事  
勿復冀也夫宋國之安危存亡將繫于此更期審慮無  
貽後悔泰和七年九月薨于汴其後宋人竟請以叔爲  
伯增歲幣備犒軍銀函姦臣韓侂胄蘇師旦首以獻而  
乞盟焉訃聞上震悼輟朝命其子宿直將軍天下奴奔

赴喪所仍命葬畢持繪像至都將親臨奠以南京副留守張巖叟爲勅祭兼發引使莒州刺史女奚列孛葛速爲勅葬使仍摘軍前武士及旗鼓笛角各五十人外隨行親屬官員親軍送至葬所賻贈甚厚諡曰通敏

贊曰金自宗弼渡江而還旣而畫淮爲界厥後海陵弗衆舉兵國用虛耗上下離心內難先作故世宗之初章宗之末有事于南皆非得已而詳問之使每先發焉侂胄狂謀誤國動非其時取敗宜也揆宗浩雖師出輒捷而行成之使不拒其來儀幣書辭抑揚增損之際有可藉口卽許其平矣函首之事宋人亦欲因是以自除其

金史卷九十三 列傳 三十五  
禍耳雖然揆宗浩常勝之家史屹搭驍勇之將三人相  
繼而死和議亦成天意蓋已休息南北之人歟

金史卷九十三

金史卷九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三十二

夾谷清臣 內族襄 夾谷衡 完顏安國

瑤里孛迭

夾谷清臣本名阿不沙胡里改路桓篤人也姿狀雄偉善騎射皇統八年襲祖駿達猛安大定元年聞世宗卽位率本部軍六千赴中都會之以功遷昭武大將軍從右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爲管押萬戶接應左都監完顏思敬逐窩斡餘黨敗之柔遠至抹拔里達悉獲之賊平

遷鎮國上將軍知潁順軍事會宋兵二萬襲陷汝州殺  
刺史烏古孫麻發及漢軍二千河南統軍宗正遣萬戶  
李木魯定方與清臣等領騎兵四千往擊之宋人棄城  
遁遂復汝州三年五月從志寧復取宿州宋將李世輔  
大敗遁去志寧復遣清臣等以兵追襲又敗之捷聞授  
宿州防禦使移博州改西北路招討都監遷烏古十壘  
部族節度使十二年授右副都點檢遷左副都點檢出  
爲陝西路統軍使兼知京兆府事朝辭賜以金帶廐馬  
仍諭之曰卿典禁兵日侍左右勤勞久矣故以是授卿  
宜益思勉二十六年改西京留守閱三歲遷樞密副使

明昌元年初議出師以本職充東北路兵馬都統制使  
既而詔止之俄以其女爲昭儀眷倚益重二年拜尚書  
左丞頃之進平章政事封芮國公賜同本朝人四年遷  
右丞相監修國史時議簽軍戍邊上問漢人與夏人孰  
勇清臣曰漢人勇上曰昔元昊擾邊宋終不能制何也  
清臣曰宋馭軍法不可得知今西南路人殊勝彼也未  
幾遷崇進改封戴一日上謂宰臣曰人有以八陣圖來  
上者其圖果何如朕嘗觀宋白所集武經然其載攻守  
之法亦多難行清臣曰兵書皆定法難以應變本朝行  
兵之術惟用正奇二軍臨敵制變以正爲奇以奇爲正



故無往不克上曰自古用兵亦不出奇正二法耳且學古兵法如學奕碁未能自得於心而欲用舊陣勢以接敵亦已疎矣尋上表丐閒不許固請乃賜告省親諭之曰聞卿母老欲令歸省故特給假五十日馳驛以往至彼可爲一月留也五年二月上御凝和殿清臣省覲還謁上上問卿母健否其壽幾何相別幾年矣清臣對曰臣母年八十三矣別十年幸頗強健上曰何不來此曰急於家務故不欲離耳上曰老人多如是所謂血氣旣衰戒之在得也復謂清臣胡里改路風俗何如對曰視舊則稍知禮貌而勇勁不及矣因言西南西北等路軍

人其閑習弓矢亦非復曩時六年遷儀同三司進拜左丞相改封密受命出師行尚書省事於臨潢府清臣遣人偵知虛實以輕騎八千令宣徽使移刺敏爲都統左衛將軍充招討使完顏安國爲左右翼分領前隊自選精兵一萬以當後隊進至合勒河前隊敏等於栲栳灤攻營十四下之回迎大軍屬部斜出掩其所獲羊馬資物以歸清臣遣人責其賅罰北阻鞮由此叛去大侵掠上遣責清臣命右丞相襄代之承安五年降授橫海軍節度使兼滄州管內觀察使初上諭宰臣曰清臣舊有勞效罪狀未甚明若降授應須告致仕耳初擬知廣寧

府上曰姑與滄州既而又曰與則與之第恐有人言也  
尋復致仕泰和二年薨年七十子么查刺襲猛安初議  
征討清臣主其事既而領軍出征雖屢獲捷而貪小利  
遂致北邊不寧者數歲天下尤之

丞相襄本名唵昭祖五世孫也祖什古迺從太祖平遼  
以功授上京世襲猛安歷東京留守父阿魯帶皇統初  
北伐有功拜參知政事襄幼有志節善騎射多勇略年  
十八襲世爵大定初契丹叛從左副元帥謀衍以本部  
兵討賊戰于肇州之長濶襄先登塵擊足中流矢裹創  
以戰氣愈厲七戰皆勝謀衍握其手曰今日之捷皆公

力也賊走渡霽鬆河追及之所駐地多草賊乘風縱火  
襄亦縱火立空地以俟戰十餘合賊益困襄謂謀衍曰  
今不乘此平殄後將有悔謀衍然之襄率衆搏戰大敗  
之俘獲萬計會朝廷遣平章政事僕散忠義代謀衍將  
襄復從忠義追賊至裊嶺西之陷泉及之率右翼身先  
奮擊賊大潰人馬相蹂而死陷泉幾平賊酋窩斡僅與  
數十騎遁去卒就擒論功爲第一有司擬淄州刺史詔  
特授亳州防禦使時年二十三宋人犯南鄙襄爲穎壽  
都統率甲士二千人渡潁水敗敵兵五千復潁州生擒  
宋帥楊思次濠州宋將郭太尉退保橫澗山襄攻之伏

弩射中其膝督攻愈急拔之獲郭太尉既而趨滁州襄  
爲先鋒將至清流關得宋偵者知敵欲三道夜出掩我  
不備左副元帥紇石烈志寧問計襄曰今兵少地隘儻  
不得關敵至我無所據必先取之曰我與若孰往襄曰  
元帥國家大臣詎宜輕動襄當爲公往取志寧避之襄  
率騎二千分二道一由衝路自以千兵間道潛登旣近  
敵始覺襄攻克之據其關志寧履行戰地顧謂曰克敵  
於不可勝之地真天下英傑也及宋乞盟班師召爲拱  
衛直都指揮使改殿前右衛將軍轉左衛出爲東北路  
招討都監遷速頻路節度使移曷懶路兵馬都總管左

丞相志寧疾甚世宗臨問之志寧薦襄智勇兼濟有經世才他人莫及異時任用殆勝于臣卽召授殿前左副都點檢爲宋生日使宋方祈免親接國書襄至宋人屢來議皆折之迄成禮而還授陝西路統軍使賜之尚服廐馬鞍勒佩刀改河南統軍使入爲吏部尚書轉都點檢賜錢千萬世宗謂宰執曰襄爲人甚蘊藉非直日亦入宮規畫諸事事有所付乃退其公勤如此若襄之才豈多得哉擢御史大夫踰月拜尚書右丞論之曰卿在河南經制邊事甚有統紀及在吏部至爲點檢尤奉公守法朕甚嘉之近長憲臺亦以剛直聞是用委以政機

其益勉之未幾進拜左丞襄在外任治有異効至是朝廷以褒賞廉吏詔天下列其名以示獎勵二十三年進拜平章政事封蕭國公世宗以金源郡王世嫡皇孫將加王爵詔擇國號襄曰爲天下大計必先正其本原者本也請封原從之故事諸部族節度使及其僚屬多用紕人而頗有私縱不法者議改用諸色人襄曰北邊雖無事恒須經略之若杜此門其後有勞績何以處之請如舊他日議及古有監軍之事襄曰漢唐初無監軍將得專任故戰必勝攻必克及叔世始以內臣監其軍動爲所制故多敗而少功若將得其人監軍誠不必置並

嘉納之詔受北部進貢使還世宗問邊事具圖以進因  
上羈縻屬部鎮服大石之策詔悉行之進拜右丞相徙  
封戴世宗不豫與太尉徒單克寧平章政事張汝霖宿  
內殿同受顧命章宗初卽政議罷僧道奴婢太尉克寧  
奏曰此蓋成俗日久若遽更之於人情不安陛下如惡  
其數多宜嚴立格法以防濫度則自少矣襄曰出家之  
人安用僕隸乞不問從初如何所得悉放爲良若寺觀  
物力元係奴婢之數推定者並合除免詔從襄言由是  
二稅戶多爲良者明昌元年同知棣州防禦使膏上封  
事歷詆宰執太傅克寧奏膏所言襄預知之於是詔膏



還本猛安而襄出知平陽府事移知鳳翔歷西京留守  
召授同判大睦親府事進樞密使復拜右丞相改封任  
時左丞相夾谷清臣北禦邊措畫乖方屬邊事急命襄  
代將其衆佩金牌便宜從事臨宴慰遣賜以貂裘安山  
細鎧及戰馬二時胡正乂亦叛嘯聚北京臨潢之間襄  
至遣人招之卽降遂屯臨潢頃之出師大鹽濼復遣右  
衛將軍完顏充進軍幹魯速城欲屯守俟隙進兵繪圖  
以聞議者異同卽召面論厚賜遣還未幾遣西北路招  
討使完顏安國等趨多泉子密詔進討乃命支軍出東  
道襄由西道而東軍至龍駒河爲阻鞮所圍三日不得

出求援甚急或請俟諸軍集乃發襄曰我軍被圍數日  
馳救之猶恐不及豈可後時卽鳴鼓夜發或請先遣人  
報圍中使知援至襄曰所遣者儻爲敵得使知我兵寡  
而糧在後則吾事敗矣乃益疾馳遲明距敵近衆請少  
憩襄曰吾所以乘夜疾遲者欲掩其不備爾緩則不及  
嚮晨壓敵突擊之圍中將士亦鼓譟出大戰獲輿帳牛  
羊衆皆奔斡里札河遣安國追躡之衆散走會大雨凍  
死者十八九降其部長遂勒勲九峰石壁捷聞上遣使  
厚賜以勞之別詔許便宜賞賚士卒九月赴闕拜左丞  
相監修國史封常山郡王宴慶和殿上親舉酒飲解所

服玉貝佩刀以賜俾卽服之十月阻鞞復叛襄出屯北  
京會羣牧契丹德壽陔鎖等據信州叛僞建元曰身聖  
衆號數十萬遠近震駭襄閑暇如平日人心乃安初襄  
之出鎮也至石門鎮密謂僚屬曰北部犯塞奚足慮第  
恐姦人乘隙而動北京近地軍少當預爲之備卽遣官  
發上京等軍六千至是果得其用臨潢總管烏古論道  
遠咸平總管蒲察守純分道進討擒德壽等送京師契  
丹之亂廷臣議罷郊祀又欲改用正月上辛上遣使問  
之對曰郊爲重禮且先期詔天下又藩國已報表賀今  
若中罷何以副四方傾望之意若改用正月上辛乃祈

穀之禮非郊見上帝之本意也。大禮不可輕廢，請決行之。臣乞於祀前滅賊，既而賊破，果如所料。郊禮成，進封南陽郡王。始討契丹，自龍虎衛上將軍節度使以下，許承制授之。襄以爲賞罰之柄，非人臣所預，不敢奉詔。賊平，請委近臣諭旨將士，使知上恩。乃遣李仁惠持宣三十勅，百五十視功，給之。方德壽之叛，諸虜亦剽略爲民患。襄慮其與之合，乃移諸虜居之。近京地，撫慰之。或曰：虜人與北俗無異，今置內地，或生變，奈何？襄笑曰：虜雖雜類，亦我之邊民。若撫以恩，焉能無感？我在此，必不敢動。後果無患。尋詔參知政事裔代領其軍入見，賜錢五

千萬明年以內艱免翌日起復視事時議以契丹戶之驅奴尚衆乞盡鬻以散其黨襄以爲非便奏請量存口數餘悉官贖爲良上納之北部復叛裔戰失律復命襄爲左副元帥莅師尋拜樞密使兼平章政事屯北京民方艱食乃減價出糶倉粟以濟之或以兵食方闕爲言襄曰烏有民足而兵不足者卒行之民皆悅服時議北討襄奏遣同判大睦親府事宗浩出軍泰州又請左丞衡於撫州行樞密院出軍西北路以邀阻蹶而自帥兵出臨潢上從其策賜內庫物卽軍中用之其後斜出部族詣撫州降上專使問襄襄以爲受之便賜寶劔詔度

宜窮討乃令士自賫糧以省輓運進屯於沔移刺烈烏滿掃等山以逼之因請就用步卒穿壕築障起臨潢左界北京路以爲阻塞言者多異同詔問方略襄曰今茲之費雖百萬貫然功一成則邊防固而戍兵可減半歲省三百萬貫且寬民轉輸之力實爲永利詔可襄親督視之軍民並役又募饑民以傭卽事五旬而畢於是西北西南路亦治塞如所請無何秦州軍與敵接戰宗浩督其後殺獲過于諸部相率送款襄納之自是北陲遂定襄還臨潢減屯兵四萬馬二萬匹上以信符召還遣近臣迎勞于途旣至復撫問于第入獻邊機十事皆爲

施行仍厚賜之復拜左丞相初襄至自軍上諭宰臣曰  
樞密使襄築立邊堡完固古來立一城一邑尚有賞賚  
卽欲拜三公三公非賞功官如左丞相亦非賞功者雖  
然可特授之遣左司郎中阿勒根阿海降詔褒諭四年  
正月進拜司空領左丞相如故襄重厚寡言務以鎮靜  
守法每掾有所稟必問曰諸相云何掾對某相如是某  
相如是襄曰從某議其事無有異者識者謂襄誠得相  
體時上頗更定制度初置提刑司又議設清閑職位如  
宋朝宮觀使以待年高致仕之官襄言年老致仕朝廷  
養以俸廩恩禮至渥老不爲退復有省會之法所以抑

貪冒長廉節若擬別設恐涉干濫又言省事不如省官  
今提刑官吏多無益於治徒亂有司事議者以謂斯乃  
外臺不宜罷臣恐混淆之辭徒煩聖聽且憲臺所掌者  
察官吏非違正下民冤枉亦無提點刑獄舉薦之權若  
已設難以遽更其採訪廉能不宜隸本司宜令監察御  
史歲終體究仍不時選官廉訪上皆聽納俄乞致仕不  
許時方旱命有司祈雨襄及平章政事張萬公叅政僕  
散揆等上表待罪上召翰林學士党懷英草罪已詔仍  
慰諭襄等視事泰和元年春承命馳禱于亳州太清宮  
及后土方嶽以其世封遠特改授河間府路算術海猛



安明年皇子生襄復自請報謝既祀嵩嶽還次芝田之  
府唐遂以疾薨年六十三訃聞輟朝遣使祭于路葬禮  
依太師淄王克寧諡曰武昭命張行簡銘其碑襄明敏  
才武過人上親待之厚故所至有功其駐軍臨潢也有  
以僞書遺西京留守徒單鎰欲構以罪書聞上以書還  
畀襄其明信如此旣而果獲爲僞書者在政府二十年  
明練故事簡重能斷器局尤寬大待掾吏盡禮用人各  
得所長爲當世名將相大安間配享章宗廟庭

夾谷衡本名阿里不山東西路三土猛安益打把謀克  
人也大定十三年勅設女直進士舉衡中第四人補東

平府教授調范陽簿選充國史院編修官改應奉翰林  
文字世宗嘗謂宰臣曰女直進士中才傑之士蓋亦難  
得如徒單鎰夾谷衡尼龐古鑑皆有用材也遷修起居  
注章宗立爲侍御史轉右司員外郎敷奏稱旨升左司  
郎中明昌二年擢御史中丞未幾拜參知政事三年八  
月以病表乞致仕詔撫慰不許衡久在告承詔始出上  
見其羸瘠復賜告一月四年詔賜今名諭之曰朕選大  
臣俾參機務必資謀畫協贊治平其或得失晦而未形  
利害膠而未決正須識見純直方能去取合公比來議  
事之臣鮮有一定之論蓋以內無所守故臨事而惑致

有中失朕將何賴卿忠實公方審其是則執而不回見其非則去而能果度其事勢有若權衡汝之所長衡實似之可賜名衡古者命名將以責實汝先有實可謂稱名行之克終乃副朕意參知政事胥持國言區種法衡曰若苟有利古已行之且用功多而所種少復恐荒廢土田徒勞民無益也進尚書右丞舊制久歷隨朝職任者得奉使江表衡未使而拜執政特賜錢六千貫六年遷尚書左丞尋出行省于撫州泊還入朝聞父憂去上亟召回起復本職承安二年出爲上京留守尋改樞密副使行院規畫邊事三年以修完封界賜詔褒諭四年

正月就拜平章政事封英國公薨年五十一上聞之惻然爲輟朝命官致祭賻贈有加遣使勅葬諡曰貞獻

完顏安國字正臣本名闍母其先占籍上京世有戰功祖斜婆授西南路世襲合札謀克安國沉雅有謀畫尤善騎射正隆元年從軍爲謀克常以少擊衆大定中爲常山簿轉虹縣令會王府新建選充虞王府掾再遷儀鸞局副使明昌元年改本局使會大石部長有乞修歲貢者朝廷許其請詔安國往使之至則率衆遠迓至帳望闕羅拜執禮無惰容時北阻鞞迫近塞垣隣部欲立功以誇雄上國議邀安國俱行討之安國以未奉詔爲

辭強之不可或以危言怵之安國曰大丈夫豈以生死易節暴骨邊庭不猶愈於病死牖下衆壯其言餽贖如禮既還以奉使稱旨升武衛軍都指揮使出爲東北路副招討未赴改西北路副招討六年左丞相夾谷清臣出兵以安國爲先鋒都統適臨潢泰州屬部叛安國先討定之以功遷本路招討使兼威遠軍節度使承安元年大鹽澤之戰殺獲甚衆詔賜金幣旣而右丞相襄總大軍進安國爲兩路都統大捷於多泉子襄遣安國追敵僉言糧道不繼不可行也安國曰人得一羊可食十餘日不如驅羊以襲之便遂從其計安國統所部萬人

疾驅以薄之降其部長捷聞進官四級遷左翼都統承  
安二年以營邊堡功召簽樞密院事賜虎符還邊得以  
便宜從事時並塞諸部降諭使輸貢如初進拜樞密副  
使泰和元年特授世襲西南路延晏河猛安兼合札謀  
克帝幸慶寧宮命安國嚴飭邊備奏西南路邊戍私竄  
者乞招誘以安人心中是其言三年以疾致仕封道國  
公四年起復前職卒上聞之輟朝勅有司葬以執政禮  
贈特進安國在軍旅幾十五年號令嚴明指麾卒伍如  
左右手又善伺知敵人虛實及山川險易戰必身先士  
卒故所向輒克諸部入貢安國能一一呼其祖先弟姪

名字以戒諭之諸部皆震悚甚爲隣國所畏服

瑤里孛迭北京路窟白猛安陀羅山謀克人也以軍功  
歷海濱令遷徐王府掾以稱職再任御史臺察廉升同  
知震武軍節度使事明昌初爲唐州刺史尋授西北路  
招討副使未幾改東北路六年正月北邊有警聚兵圍  
慶州急孛迭率本路軍往救敵解去州竟無患承安元  
年丞相襄北伐孛迭爲先鋒副統領進軍至龍駒河受圍  
會襄引大軍至得解後授鎮寧軍節度使以六羣牧人  
叛改寧昌軍孛迭爲都統領步騎萬次懿州敵數萬來  
逆戰兵勢甚張孛迭親陷陣奮力鏖擊却之身中二創

捷聞遷一官承安二年糺軍千餘出沒剽掠錦懿間孛迭追敗之復獲所掠悉還本戶三年從同判大睦親府事宗浩爲左翼都統戰移密河勝戰骨堡子西殺獲甚衆五年授知廣寧府事俄改東北路招討使以捍邊有功賜詔褒諭三遷爲崇義軍節度使泰和六年卒訃聞遣官致祭賜銀五百兩贈金紫光祿大夫孛迭勇決善戰自幼以軍功顯任兵鎮十餘年所向克捷凡再遷官賜金幣甚爲上倚注云

贊曰易師之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蓋初爲師之始出師之道當慎其始清臣首議出師遽以貪小利敗襄雖



賢竭力而後勝其任衡安國孛迭之功又亞於襄者也  
然而兵連禍結以終金世故兵無常勝制勝在勢勢制  
兵者強兵制勢者亡迹襄之開築壕塹以自固其猶元  
魏北齊之長城歟金之勢可知矣勢屈而兵勝亡國之  
道也金以兵始亦以兵終嗚呼用兵之始可不慎歟可  
不慎歟

金史卷九十四